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第十一卷～第二十卷）

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一 功德品第三十九

佛告释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其中众生使立十善。于拘翼意云何？其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使书持讽诵解其中事，得其功德甚倍多也。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中，广说无漏之法，使诸善男子、善女人皆得而学，甫当来者亦复得学等至于道；求罗汉、辟支佛道者皆于是得，甫当求者亦于是得；求菩萨道者皆于中得，甫当求者皆悉当于中得；已成阿惟三佛者皆于中得，甫当求阿惟三佛者亦当于是中得。

“拘翼，何等为无漏之法？谓三十七品空及三脱门、四谛、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种力、无量佛法，使善男子、善女人得成阿惟三佛，甫当求者亦当成阿惟三佛。

“拘翼，教一阎浮提众生皆立于十善，不如使一人得须陀洹道。何以故？虽教一阎浮提众生使行十善，未脱三恶趣；教一人得须陀洹者，已离三恶趣故。

“拘翼，若教一阎浮提其中众生使行十善尽得须陀洹，不如教一人使得辟支佛得福甚多。

“拘翼，尽教一阎浮提人立于十善，皆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不如教一人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其德甚多。何以故？使一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为续佛种，佛种不断故。

“拘翼，须陀洹至辟支佛及佛皆从菩萨生，是故当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所得甚多。何以故？诸广大之法，皆来入般若波罗蜜故，因是便知有刹利、梵志、长者、大姓，因知有四天王上至无思想无思想慧天，因知有三十七品至萨云若，知有须陀洹上至三耶三佛。

“拘翼，置是一阎浮提众生，及四天下至小千天下、中千天下三千大千国土，及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悉教立于十善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教他人使书持经卷讽诵解说，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满中众生，令立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人得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书持经卷讽诵解说，得其福多。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罗蜜者，所说极广远故。

“拘翼，置是一阎浮提、四天下、小千国土、中千国土、三千大千国土及如十方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悉教令得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功德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书持讽诵解说中事，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不以二事亦非不二受行五波罗蜜，亦不以二道亦非不二，亦不以二事念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以二事道行三十七品，亦不以二事道行萨云若。

“复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无央数方便，持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使学受持讽诵解说广演其义，不以二事观般若波罗蜜，亦不以相亦不以无相，亦不合亦不散，亦不应非不应，亦不举亦不下，亦不著亦不断，亦不生亦不灭，亦不持非不持，亦不处非不处，亦不实亦不虚，亦不垢亦不净，亦不信非不信，亦不法非不法，亦不如非不如，亦不真际非不真际。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讽诵学，事事分别解说其义章句分明，持是教人所得功德，胜自讽诵守行其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自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解说身自供养，复教他人令讽诵学为解中义分别其慧明了具足者，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最倍益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受学般若波罗蜜者，当具足受解其句义。”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学般若波罗蜜者，当具足受解其句义。如是受学者，是善男子、善女人得无央数不可计善本之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形寿供养十方诸佛如来随其所乐，其人植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无央数方便，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守行具足解慧了其句义者，所得功德福最甚多。何以故？过去、当来、现在诸佛本行菩萨道时，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学，成得阿惟三佛。其有学者亦当复成阿惟三佛。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于阿僧祇劫行檀波罗蜜，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广教众生而无所倚。拘翼，菩萨行檀波罗蜜若有所倚，生意念言‘我施与彼’，作如是者为住布施，不成檀波罗蜜；言‘我持戒，是我所戒’，便住于戒不成尸波罗蜜；言‘我忍辱，以是故忍’，便住于忍为不成羼提波罗蜜；言‘我精进，有所为进’，便住于精进为不成惟逮波罗蜜；言‘我行禅，有所为禅’，便住于禅为不成禅波罗蜜；言‘我行智’，便念于智以住于智，为不成般若波罗蜜。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行者，不成六波罗蜜。”

释提桓因白佛言：“菩萨摩诃萨作何等行当成六波罗蜜？”

佛告释提桓因言：“菩萨布施，亦不自有，亦不有所施，亦不有受者，是为行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不有亦不得，是为菩萨具足行六波罗蜜。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行六波罗蜜及其义解，当作是知。何以故？后当来世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发意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住于般若波罗蜜，不具足闻般若波罗蜜及其义解，或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是故当为是辈人，具足解说般若波罗蜜中慧。”

释提桓因白佛言：“何等为人说般若波罗蜜？”

佛告释提桓因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说已当复说。”

释提桓因白佛言：“云何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说已当复说？”

佛语释提桓因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新入般若波罗蜜者，当为说般若波罗蜜，为说已当复说。为新入者说色无常，当为作如是说，如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说者为念五阴无常。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五阴无常者，为欲初向行般若波罗蜜，说十二衰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十八性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五阴苦空行六波罗蜜，说四禅、四等、四空定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三十七品、十八法至萨云若，说无常教非常苦空，作如是说，作如是解，是为教新发意者行般若波罗蜜。拘翼，新学初发意者当作是行。

“复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深入学者说般若波罗蜜时，当语是新学初发意者言：‘汝当受念六波罗蜜，受已当住第一菩萨地，从第一至第二至十住。’作是想有著想有倚想，作是念般若波罗蜜。拘翼，是为新发意行般若波罗蜜者。

“复次，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复作是教言：‘汝当作是念般若波罗蜜，作是念已出过罗汉、辟支佛上。’是为新发意者行。

“复次，拘翼，有行菩萨道者，当语新学者言：‘当受是般若波罗蜜，当得无所从生法忍，得是忍已便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礼事恭敬诸佛世尊。’

“复次，拘翼，深入学者当教新学初发意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汝当作是受学般若波罗蜜，作是持念，作是念已，汝便当得不可计无量之功德善福。’是为教新发意者行。

“复次，拘翼，深入学者当教新学者言：‘善男子，汝当学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行善本所作功德，当一心念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是为教新学者行。”

释提桓因白佛言：“作是说已，当复云何教新学者乎？”

佛告释提桓因言：“深入学者当复教新学者言：‘善男子，当受念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者，莫观五阴无常。何以故？五阴所有自空，五阴所有者无所有也，无所有者非五阴。般若波罗蜜中五阴无有常与无常，般若波罗蜜中尚不见五阴，何况当有常无常耶？’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为不教新学著者。

“当复教新学著者：‘汝当受念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于诸法莫有所过、莫有所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亦无有法可过者、有住者。何以故？法自空，有空者无所有，无所有者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无有法可应不应者，亦无有生与不生法。’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是为不教新学著者。

“拘翼，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中义当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教，所得功德多于前者。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众生令得须陀洹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为解说其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教是善男子、善女人般若波罗蜜随其上教习学守行。何以故？诸须陀洹道者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阎浮提诸四天下及三千大千国土，东方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道，其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行习解说其慧，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须陀洹道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阎浮提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其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如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须陀洹道至阿罗汉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一阎浮提及三千大千国土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道至阿罗汉，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一阎浮提满中众生，尽教令得辟支佛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诸辟支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阎浮提及三千大千国土如恒边沙国土众生，尽教令得辟支佛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为解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诸辟支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及恒边沙满中众生，劝助令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教使书持讽诵奉行，为解慧义，其德甚多！语其人言：‘受般若波罗蜜当随中教，随是教已当得萨云若利，得是利已便具足般若波罗蜜，汝便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初发意菩萨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及恒边沙满中众生，教令立于阿惟越致，其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解说中事及其义慧使宣行之，语其人言：‘受持是般若波罗蜜经卷，如上所教皆习奉行，汝便当得诸法之利，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菩萨摩诃萨阿惟越致地皆从般若波罗蜜出故。

“复次，拘翼，尽一阎浮提其中众生，悉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转还，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是辈人，说般若波罗蜜及其义解而为说之，若有一人言‘我欲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是一人说般若波罗蜜，具足其义分别解说，其福最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务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务当教是菩萨令行六波罗蜜，当教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礙慧、佛十八法，当以是法教是辈人，给其所须衣服真越所有供养，以是二事法，供养是辈菩萨摩诃萨。

“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最尊，胜前所作者。所以者何？世尊，菩萨摩诃萨教人行六波罗蜜，当如是教人行，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亦当如是。”

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乃劝助是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乃尔如卿为佛作贤弟子之法，当益于菩萨摩诃萨，以持法施及供养施护养菩萨，劝助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佛及弟子众皆从是二事施中出。若菩萨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是菩萨终不能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若菩萨不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者，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知有罗汉、辟支佛。以菩萨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三恶趣便断，世间乃知有刹利、梵志、长者大姓种，便知有四天王天及无思想无思想慧天，便知有六波罗蜜，从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世间便知有声闻、辟支佛乘。”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二 劝助品第四十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语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所作劝助福祐之像，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所希望，出过众生、诸声闻、辟支佛所作劝助福祐者上。一切众生发声闻、辟支佛乘者，所作布施福祐之像，持戒自守一心福像，不如是菩萨摩诃萨劝助之福与众生俱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福最尊，为最第一具足，无有过上者，所作劝助皆为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罗汉、辟支佛所作布施之福、持戒自守，但欲自调，但欲自净，但欲自度，念三十七品、念三脱门但以自调而欲自度；菩萨但欲调众生，欲净众生，欲度众生，劝助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弥勒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于东方无央数诸佛刹土、无央数般泥洹佛，从发意至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至般泥洹乃至法灭尽，从其中间所作善本应六波罗蜜，及诸声闻、缘觉所作布施功德、持戒自守及诸无漏之戒，从行戒至无戒善本，乃至诸佛

净戒之福、三昧之福、智慧之福、解脱之福、见解脱慧之福，及大慈大悲无量阿僧祇佛所说法，从其法中所闻受者，有得须陀洹至得阿罗汉、辟支佛，上至菩萨及诸般泥洹佛所作功德，都计之合之，劝助为尊，最为无上，最为具足。我亦复持是功德，如是劝助功德福，是为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劝助，是便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为菩萨道者，或当作是念：‘如过去诸佛世尊所作功德，使我得是意，使我发是意行，使我得是想念。’”

弥勒菩萨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意者，不以是因缘，不以是像，不作是想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弥勒菩萨：“若不以是得，若不以是因缘，诸佛世尊何以故想于十方世界，从十方佛从初发意至于法尽诸善本，及发声闻乘我所从戒至无戒功德尽计之合之，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应无有想，将无作颠倒想！无常谓有常，用想颠倒、用意颠倒、用见颠倒；不净谓净，苦言有乐，无我谓我，用想颠倒、用意颠倒、用见颠倒。其事虚空亦如，因缘亦如，是道意亦尔，六波罗蜜亦尔，乃至十八法亦尔。若如事者亦如，道意、六波罗蜜亦如是，五阴、六情亦如是，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及十种力、佛十八法，何等为事？何等为因缘？何等为道？何等为诸善本？何等为劝助意？何等为劝助对意所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

弥勒菩萨语须菩提：“若有菩萨行六波罗蜜，见过去佛，供养承事诸佛，与善知识相得，若已自学身空，是辈之人不以事像，不以是因缘，不以是佛善本之相，不以劝助功德，不以是诸福作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复更作是意求，令不堕二法亦不不二，亦不以想亦不以无想，亦无所倚亦非不倚，亦不以著亦不以断，亦不以生亦不以灭。若是菩萨不学六波罗蜜，若不供事诸佛，若无诸善之本，若不与善知识相得，若不自学空，便以是事，以是因缘，以是劝助功德，以是诸事起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是故，须菩提，不当为初发意菩萨前说六波罗蜜，及内外空、有无空及诸法空，不当为新学菩萨说之。何以故？若新学者，或亡所信，或亡所乐，所有恭敬皆悉亡失，便坏诸善本。当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说之，若久与善知识相随者亦可与说，从前过去于诸佛所作功德者，当与是辈人可说空相法，是人闻是不恐不怖亦不畏惧。

“菩萨摩诃萨当作如是劝助，所可劝助意，所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意已灭尽无所复有，所可作者及诸因缘所作功德亦复灭尽。何等为劝助意？何等为众事？何等为因缘？何等为善本功德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持意有所求？如意无两对，如意之性而无所求。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至六波罗蜜亦无所有，至于五阴亦无所有，至道亦无所有。若有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知，当作是求，当作是劝助，当作是善

本，如是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弥勒菩萨语长老须菩提言：“新学菩萨闻是将无恐怖？当云何作诸善本功德而有所求？云何劝助及诸功德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弥勒菩萨：“新学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受持六波罗蜜无所倚受而无所想，当解内外空及有无空，解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常与善知识相随，得六波罗蜜及其义趣，教授令不离六波罗蜜，至得菩萨道不离佛法，教语魔事，闻魔事已不增不减。何以故？至得菩萨道常念诸法不离诸佛，于中作功德受持诸菩萨宗，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离是功德。新学菩萨于诸十方无央数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诸弟子所作功德，及诸刹利、梵志大姓，及四天王、首陀会诸天所作功德，皆劝助之，持是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最上无过者。”

是时，弥勒菩萨语须菩提言：“若有新学菩萨，念诸佛及弟子所有劝助功德，持无上无比劝助、无央数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于想念见而不颠倒？”

须菩提言：“虽念诸佛及弟子众，于中无佛想，亦无弟子众想，亦无诸善本想，意有所求亦无意想，菩萨作如是求，于想不倒、于念不倒、于见不倒。若菩萨念诸佛及众僧功德，念所作善本，持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想倒、念倒、见倒。菩萨虽有是念，念佛及众、念诸善本，虽有是念，当知是念尽灭无所有，所可尽者无所求，意有所求是意之法，所可求法亦是其法，虽作是求，是为正求，不为邪求。

“菩萨摩诃萨当作是求：是为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及诸弟子所作功德，下至凡夫所作功德，所听受法，及诸天、阿须伦、真陀罗、摩睺勒所作功德，及诸刹利、梵志、大姓长者所作功德，及四天王上至首陀会天所作功德，所听受法，所可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都卢合之聚之计之称之，是所作功德皆劝助之，持是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当知是法已尽已灭，无所复有，所可求法亦复尽空，若作是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知：法不求法。何以故？诸法皆自空故。作是求者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菩萨如是行六波罗蜜者，于想不倒，于念见亦不倒。何以故？不入所求故，于诸善本及其道意不见当有所入处故。是为菩萨无上之求。菩萨摩诃萨于诸功德寂而无所生，于五阴、十八性及六衰至六波罗蜜亦寂无所生，于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八法亦寂而无所知。菩萨如是知寂无所得者，是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菩萨摩诃萨知劝助功德，劝助功德寂无所生，佛寂及佛事寂，诸善本事、善本事寂，诸道意事、道意事寂，诸所求事、所求事寂，诸菩萨事、菩萨事寂，六波罗蜜事

、六波罗蜜事寂，乃至佛十八法、佛十八法寂，如是菩萨当寂净行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过去佛所作善本有所求索尽般泥洹，菩萨摩诃萨亦当作是求，所作善本及于所求当如泥洹，意有所索、意与所求适等无异，作如是求，作如是知，是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如是求者，想不颠倒，念不颠倒，见不颠倒。

“若复菩萨以想行般若波罗蜜，以想念诸佛功德，是为不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过去诸佛亦不有想亦不无想，若复作念，若复作想，如是为不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想颠倒、念颠倒、见颠倒。

“若复不念诸佛善本，诸所有发意亦不作知亦不作想，是则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想不颠倒、念见不颠倒。”

弥勒菩萨语须菩提：“云何菩萨有所求而无有想？”

须菩提言：“菩萨欲得沤和拘舍罗，当于般若波罗蜜中学；不求般若波罗蜜，终不得诸善本功德。何以故？诸佛世尊亦不于般若波罗蜜中现，及诸善本亦不见众事，亦不见意可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作已灭，众事亦灭，我但以自起是诸想、诸善功德及诸发意。诸佛世尊亦无想求，亦无有是劝助，亦无是知。何以故？用想求无所得故。若想有可得者，我及诸佛所作分别想当有所得。是故菩萨功德、菩萨有所求亦不当作想，亦不当有所倚。

“诸佛世尊不称誉倚想求者。何以故？想求者为杂毒。譬如净洁美食与毒相得，色虽香美故为杂毒，若有愚痴之人欲得食之，虽为当时贪其色好香美可口，久后不便其身。作如是受，不谛观，不谛知，不知讽诵，倒解中义，自不能解为他人说言：‘善男子，是教是过去、当来、今现在佛，从发意以来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有余泥洹至无余泥洹乃至法尽，于其中间行般若波罗蜜所作功德，及六波罗蜜，所可行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十种力、十八法所作善本，及净佛国教授众生诸佛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脱品、见解脱慧品、萨云若慧、无所亡法、常等行，于声闻中所作功德，诸佛世尊所记辟支佛，诸天尊神、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所作功德，都卢合聚此诸功德，持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倚想求三耶三佛，是则譬如杂毒之食。有倚想者终无所成。何以故？有倚有想而有形貌有杂毒。求为谤如来，亦不受如来教，亦不受法。

“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当作是念：‘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从发意以来至得佛，云何有所作求？及诸弟子至萨云若中事所作上亦如是，当云何有所作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不欲高下如来者当作是求：‘如诸

佛世尊所知识，以辩才慧诸善本之相与法相应者，我持是劝助。我所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皆是诸佛所知。’诸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不倚诸善本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是求者为不高下如来，是为信佛、信法菩萨，如是行者为不杂毒，所求为无有毒。

“若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行般若波罗蜜者，所为功德当作是求，五阴亦不著，欲界、色界、无色界亦不著，过去、当来、今现在六波罗蜜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来今、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来今如及尔法生法灭、真际、不思议性、戒、忍、智、解脱、解脱见慧、萨云若、无所亡法、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不著，三界者亦无去来今。何以故？以无所入故。有所求者亦无所入，所可求法亦复无所著，是人亦复无所著，诸佛世尊亦复无所著，诸余善本亦无所著，声闻、辟支佛诸善本亦无所著，诸无所著者亦非去来今。

“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五阴不著，三界亦非去来今，亦不可以倚想有所求。何以故？不见有所生者，诸无所生者亦无所有，无所有者不能有所为。六波罗蜜乃至无所亡法及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亦非去来今，非去来今者亦不可以倚想有所为。何以故？是所生不可得故。诸所生者为无所有，无所有者亦不能有所为，是为菩萨不杂毒求。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有倚想者，则为邪求；所作善本倚想求者，是为邪求。诸有邪求者，诸佛世尊所不称誉；佛所不称誉者，为不具足六波罗蜜；不具足六波罗蜜者，则不具足三十七品，则不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则不具足；不具足十八法者，则不能净佛国土，则不能教授众生，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有杂毒求。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念：‘如诸佛所知善本功德法求，如所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我亦当以是法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是时，佛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须菩提，乃作世尊之行，能为诸菩萨说所为所求之法，无想，无所倚，无所出，亦不断亦不著，亦不有亦不无，应空相，应法性，应如行。”

佛告须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悉得十善之利，悉得四禅、四等、四空定及五通，尽得是利。于须菩提意云何？是众生所得福宁多不？”

须菩提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诸善本无所生、无所著以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功德最为尊化、无上正真之化、具足之化。

“复次，须菩提，若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尽得须陀洹上至罗汉、辟支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寿命供养是辈罗汉、辟支佛，随其所安饮食、衣被、床卧之具、病瘦医药尽诸所有，敬之养之。于须菩提意云何？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住无所生、无所著，于善本之德无所求，其福最尊最上。

“复次，须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刹土众生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十方恒边沙刹土中众生，一一众生供养是菩萨尽恒边沙劫，随其所安饮食、衣服、床卧、医药、瞻视、恭敬、承事。于须菩提意云何？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世尊！其福多不可计、不可数、不可以譬喻为比。若使福德当有形者，十方虚空所不能受。”

佛告须菩提：“虽作尔所福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善本无所生、无所著，于善本之德无所求。是善男子、善女人之功德，最尊、最上、无比、无上之化。是无所生、无所著之功德，与前功德百千亿万倍不相比。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倚有想于十善事及四禅、四等、四空定、五通尽具足。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以倚想供养诸声闻、辟支佛上至菩萨故。”

尔时，四王天上二万天子，皆叉手礼佛足，白佛言：“世尊，菩萨所施为沤和拘舍罗，甚善快哉！所作已应无倚无著，应空无相，所施善本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施为不二入。”

是时，释提桓因与无央数忉利诸天及诸天子，持天杂花香、捣香、泽香、缯彩、花盖、天衣、天幔、杂色幢幡，鼓天伎乐，来至佛所供养散佛，皆赞叹言：“菩萨所施为沤和拘舍罗，甚善快哉！所作已应无所倚、无所著，应空无想，所施善本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施为不二入。”上至梵迦夷天无央数百千亦复叹誉菩萨沤和拘舍罗皆复如是。

阿迦膩吒天与无央数亿百千诸天，来至佛所为佛作礼，俱发大音声言：“世尊，甚奇大哉！于般若波罗蜜行沤和拘舍罗所作善本，其德胜前过去善男子、善女人之所作为。”

于是佛告四天王及阿迦膩吒诸天子言：“假令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生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复代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代其欢喜，及弟子众从初发意至般泥洹乃至法尽于其中间所作诸善之本代其欢喜，声闻、辟支佛所作诸善之本代其欢

喜，及众生所作诸善之本行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代其欢喜，诸贤圣所有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脱品、解脱见慧品代其欢喜，余无量佛法都卢计校合聚，是上诸功德皆代其欢喜，倚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代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罗汉、辟支佛，从发意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其中间行六波罗蜜，及余无央数佛法功德代其欢喜，而无所希望亦不二入，已应无相、应无所著、应空，是为最第一代其欢喜，为无上代欢喜也。

“持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无所倚者，其功德福祐胜于前善男子、善女人所为代欢喜，比其功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是为菩萨摩诃萨最上代欢喜之所为也。”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合集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于诸功德中无过代欢喜者，代欢喜之德无过是德。”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为最上？云何为最尊？”

佛告须菩提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当来、过去、今现在法，无所取无所舍，亦不贡高亦不无贡高，亦不有所倚亦不无所倚；于是法亦无有生亦无有灭，亦无著亦无断；于是法中亦不见增亦不见减，亦无往亦无反，亦不道亦不俗。如去来今法，如及尔法、所住法、所灭法，我亦复代欢喜，持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施菩萨摩诃萨，作如是施为代其欢喜最为第一，无过是代欢喜者。须菩提，作如是代欢喜，比余代欢喜之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及是代欢喜者。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欲代去来今诸佛及诸声闻、辟支佛从初发意至于成佛，于其中间作诸善本，行六波罗蜜及余无数佛法善本者，欲代欢喜者，复欲代一切众生所作善本，当作是代欢喜，是代欢喜为最等。六波罗蜜与脱等，脱与五阴等，其脱之事与内外空等，解脱之事与有无空等，三十七品与解脱等，十力与解脱等，解脱与解脱见慧等，去来今法与解脱等，解脱则是过去、当来、今现在，解脱如诸佛世尊之所施为，解脱如诸佛弟子，诸佛弟子亦如解脱，解脱者与声闻、辟支佛泥洹等，解脱事与诸佛世尊法等，解脱者亦如罗汉、辟支佛，解脱亦如诸法之法。我于是无缚无脱之法，我于无著如无污染清净之法，不生无所生、不灭无所灭之法，我所施为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亦如是上诸法，无所缚法、无所败法、无所坏法。”

佛告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无上代欢喜最为第一。”

佛言：“菩萨摩诃萨具足作代如是欢喜者，疾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复次，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尽其形寿供养十方恒边沙佛及众弟子，随其所安饭食、衣被、床卧、医药尽诸佛形寿，般泥洹已后昼夜奉事舍利，幢幡、花盖、伎乐以为供养，常念行六波罗蜜而有所倚。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六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而无所倚，持是功德无所希望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比其善本功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及是代欢喜福德最尊最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无所倚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无所倚。”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三 照明品第四十一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是，舍利弗。”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作照明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至竟清净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有名字。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于三界无点污。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除诸垢冥。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于三十七品之最尊上。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安隐诸灾患恐怖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五荒见蔽者作明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无际众生入邪径者而作正导。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萨云若，是能除诸习绪。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菩萨之母，生诸佛法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不生不坏，从有名至竟空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离于生死亦无所灭，不与作本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受诸孤穷者，为作珍宝施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具足初无能伏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三转十二事而转法轮，亦无能转者，所转终不动还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能现种种之本及所有，无所有空故。

“唯，世尊，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

世尊报言：“当如世尊住。舍利弗，礼般若波罗蜜，当如礼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则是世尊，世尊与般若波罗蜜无有别，般若波罗蜜则是世尊，世尊则是般若波罗蜜。诸佛世尊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至须陀洹皆因般若波罗蜜得其名字，十善、四禅、四等、四空定、五通、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乃至萨云若，皆因般若波罗蜜出生。”

于是，释提桓因意念：“何因尊者舍利弗乃生是问？”

释提桓因便问舍利弗言：“尊者，何缘乃生是问？因何事有是问？”

舍利弗报言：“拘翼，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为般若波罗蜜所护持，及诸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从初发意以来至法欲尽，于其中间所作善本，尽持作萨云若。拘翼，是故菩萨摩诃萨持般若波罗蜜过五波罗蜜上。

“拘翼，譬如人生盲，或百人、或千人、或万人欲有所至，若欲入城而无有导，终不能有所至。拘翼，是五波罗蜜为如盲者，离般若波罗蜜如盲者无导，亦不能具足至道，亦不能成萨云若。五波罗蜜为般若波罗蜜所护，如盲者得眼目。般若波罗蜜护五波罗蜜，令五波罗蜜各得名字。”

释提桓因语舍利弗：“如所言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得名字者，五波罗蜜但有名而无度？”

舍利弗言：“如是，拘翼，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五波罗蜜但有名无有度也。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者，为已具足五波罗蜜，是故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为最上化、妙化、无比之化。”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当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

佛言：“如入五阴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如入五波罗蜜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如入内外空及有无空，如入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如入萨云若，如入诸法，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中。”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入五阴如入般若波罗蜜？云何如入诸法作是入般若波罗蜜？”

佛言：“于五阴无所生、无所得、无取无舍、无所坏，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生、无所得、无取无舍亦无所坏，是为入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言：“作如是入般若波罗蜜，为及何法？”

佛言：“于诸法无所及是乃为般若波罗蜜名号。”

“世尊，不逮何法？”

佛言：“不逮善法，亦不逮恶法，亦不逮道法，亦不逮俗法，亦不逮有漏无漏法，亦不逮有为无为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之兴，亦不为希望起，以是故于诸法无所及、无所逮。”

释提桓因白佛言：“云何，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不逮萨云若？”

佛言：“如是，拘翼，般若波罗蜜不逮萨云若，亦不逮亦不有。”

“世尊，云何亦不逮亦不有？”

佛言：“般若波罗蜜者，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

释提桓因言：“世尊，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云何为逮？”

佛言：“如不入、亦不受、亦不舍、亦不住，作是及如不及。拘翼，般若波罗蜜，如是逮诸法如无所逮。”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之兴，甚奇甚特！于诸法无所生、无所有、无所倚、无所坏。”

须菩提白佛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逮诸法不逮诸法，菩萨闻是或恐或怖，便离般若波罗蜜。”

佛言：“如是，菩萨闻是或能恐怖。若有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或作是念言：‘般若波罗蜜空，般若波罗蜜无有坚固，般若波罗蜜侵欺人。’作是念者便能远离般若波罗蜜，以是因缘菩萨便远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何等法？”

佛言：“信般若波罗蜜，为不信色，为不信痛、想、行、识，为不信六情，不信色、声、香、味、细滑、法，为不信十八性及十二因缘乃至五波罗蜜，亦不信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信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佛十种力，不信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亦不信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信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若不有五阴及萨云若者，为不信般若波罗蜜。以是故，须菩提，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五阴诸法及萨云若。若不有五阴及诸法者，为不信般若波罗蜜。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诸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大度。”

佛言：“于意云何？何以知般若波罗蜜为大度？”

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亦不使五阴大，亦不令五阴小，亦不使五波罗蜜大，亦不令五波罗蜜小，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不令大亦不使小，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至道及佛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亦不聚五阴亦不散五阴，乃至佛法亦不聚亦不散亦不平相，五阴亦不不平相，乃至佛法亦不平相亦不不平相，亦不广五阴亦不狭五阴，乃至佛法亦不广亦不狭，亦不使五阴强亦不使弱，乃至佛法亦不强亦不弱。世尊，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为菩萨之大度。

“世尊，若新发意菩萨未习六波罗蜜者，闻是五阴及六波罗蜜无所增减、无有广狭，闻是语者或能不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以般若波罗蜜故，五阴及佛法有大有小；不以般若波罗蜜故，五阴及佛法有强有弱。

“世尊，行般若波罗蜜，欲求大小五阴，欲强弱佛法，是为大累。何以故？道初无有累想。何以故？众生不生，般若波罗蜜不生，当作是见，当作是知，五阴亦不生，佛法亦不生。当作是观，观般若波罗蜜所有，如观众生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所有，当如观五阴所有；观佛所有，当如观般若波罗蜜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亦如观五阴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如观佛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如观众生亦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寂，观众生亦寂；观般若波罗蜜寂，观佛法亦寂，观五阴亦寂；观般若波罗蜜亦寂，观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绪。当知众生亦无有绪，五阴及佛法亦无有绪，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绪。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当知众生亦不可思议，五阴亦不可思议，及佛法亦不可思议。众生不败坏，当知般若波罗蜜亦不坏败。众生不逮阿惟三佛，当知般若波罗蜜亦不逮阿惟三佛，当知五阴亦不逮阿惟三佛，佛亦不逮阿惟三佛。众生力不具足，当知般若波罗蜜力不具足，五阴力不具足，佛力亦不具足。以是世尊大度者，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

泥犁品第四十二

舍利弗白佛言：“唯，世尊，菩萨摩诃萨解般若波罗蜜者，为从何所来而生是间？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几何间？为更见供养几如来？行六波罗蜜为几时？云何解般若波罗蜜导入深义？”

佛告舍利弗：“是菩萨摩诃萨供养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从彼来生是间。是菩萨从发意以来不可计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亦不可计，来到是间，从是以来不可复计，常供养诸佛而来生是间。是辈菩萨见般若波罗蜜时，如见世尊无有异。若闻般若波罗蜜时，如闻世尊所说亦无有异。是菩萨摩诃萨解般若波罗蜜导入深义，不以想入、不以二

入而无所倚。”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可得见闻不？”

佛言：“不可得见闻。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亦非见事亦非闻事，般若波罗蜜者亦无所闻亦无所见，以诸法聋故；五波罗蜜者亦不见亦不闻，以诸法聋故；内外空及有无空无所闻无所见，以诸法聋故；三十七品、十种力、十八法无所见无所闻，以诸法聋故。须菩提，道及佛亦无所见无所闻，亦如聋法故。”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久如当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佛语须菩提：“是事应当分别：

“须菩提，有因缘令菩萨适发意便应深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不见诸法荣冀，终不诽谤，终不离六波罗蜜，终不离诸佛世尊。若复欲作诸善之本供养承事诸佛世尊者，即如意愿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复受母人胎生，终不离五通，不与诸垢相近，亦不与声闻、辟支佛意相近，教化众生净佛国土。菩萨如是行者为应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复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见无央数不可计阿僧祇诸佛，行六波罗蜜而有所倚，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便弃舍去。如是菩萨更生慢意，便离诸佛世尊，便不得闻深般若波罗蜜。”

佛语须菩提：“不乐闻深般若波罗蜜者，今亦在是会中坐。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时，从本闻深般若波罗蜜不乐舍去，用是故今闻深般若波罗蜜，不乐复欲舍去。与身口意不和，积无黠之罪，以是罪重故拒逆深般若波罗蜜。拒逆深般若波罗蜜者，为拒逆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萨云若已，以逆萨云若罪故断萨云若，用断萨云若罪故当入泥犁中见煮，无央数百千岁从一泥犁出复至一泥犁，至劫尽火烧时，当复至他方大泥犁中，他方劫尽当复从他方一泥犁中复至一他方泥犁中，如是遍诸他方泥犁，以用是断法罪故当复更来生是间泥犁中，当受泥犁中剧痛之罪，至劫尽当堕他方畜生中；如是展转遍堕十方诸畜生中，从畜生中出当生炎楼，受薜荔形极剧勤苦；如是久后才得为人，所生之处常当生盲家，或生杀人家，或生渔猎家、屠杀家，或生下贱乞丐人家，或盲，或聋，或无手足，或喑哑不能言，受是罪已当复生边地无佛、无法、无弟子处。作是断法者皆当具足受是上罪。”

舍利弗白佛言：“是断法者为入五无间罪。”

佛言：“如是断法之罪不可具说。说是般若波罗蜜时，若断他人言：‘是非律，是非尊教，是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教。’自不修学，复断他人令远离之，自丧其意复丧他人意，自毒其意复毒他人意，为自亡失复亡失他人，自不解深般若波罗蜜而弃舍去，

复教他人令远离之。

“舍利弗，是曹之人尚不当闻其音声，何况当与共从事而同处坐起？何以故？当知是辈人法中之大患，当知是人为堕衰冥。若闻是辈人所说有信受者，亦当复受不测之罪。舍利弗，断般若波罗蜜之人，当知是为法中之大病。”

舍利弗言：“世尊，是谤法之人在所生处受其身形，宁可说不？”

佛言：“置是谤法之人所生受形。何以故？是人傥闻其身热血从口中出，其人愁忧或病、或死、或痿黄，熟受是苦痛糜死之罪。若使无是辈罪者，世尊终不使舍利弗发是问也。有如是病者所受身形，以是故如来不为舍利弗说。”

舍利弗言：“世尊，当说是断法之人所受身形。世尊，所说者当为后世而作大明。”

佛言：“我属所说诽谤断法所可受罪，所更泥犁展转劫数，受畜生身、受薜荔形所更劫数，以受人身盲、聋、喑哑、下贱、乞丐所更如是，则为后世作大明。已闻是教者，则不敢复断法诽谤。”

舍利弗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各当自念：‘我闻是语其心恐怖，我终不敢有是辈事，尽我形寿终不敢断法诽谤。如彼我若诽谤，或堕恶处勤苦如是。’”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常当摄身口意行，意当念言：‘我等不当受是坏法之罪，不见如来而不见法、不见众僧，或生无佛处，或堕贫家，或生拒突不闻法处。’”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以口行故便受坏法深重之罪耶？”

佛言：“如是，以口过故便受坏法深重之罪。须菩提，当来之世或有愚人，于善法教为我作沙门，反诽谤远离深般若波罗蜜。诽谤远离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已诽谤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道；已诽谤如来道者，则为诽谤远离过去、当来、现在诸佛萨云若；已诽谤萨云若者，则为远离法；已远离法者，则为远离僧；已远离僧者，则为远离世间正见；已远离正见者，则为远离三十七品、萨云若已；离萨云若者，则为受不可计阿僧祇劫之罪身；受是罪身者，则为受不可计阿僧祇劫愁悲苦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愚痴之人远离深般若波罗蜜为有几事？”

佛言：“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为魔所使；二者、不信不解，深法不爱不乐；三者、与恶知识相得，不应顺行，入于五阴，以是三事远离深法；四者、是愚痴人多行瞋恚，喜自贡高訾蔑他人。以是四事故，愚痴之人远离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深般若波罗蜜难了。何以故？解不随顺，不应善本，恶友相得。”

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汝所言。”

须菩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罗蜜难了难知？”

佛报言：“须菩提，五阴不缚不解。何以故？色、色自有性，痛、痛自有性，想、想自有性，行、行自有性，识、识自有性。六波罗蜜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六波罗蜜所有无所有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内外空亦无所有故。

“须菩提，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乃至萨云若、萨云若事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所有者皆无所有故。五阴过去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诸阴过去空、过去空故。

“须菩提，乃至萨云若过去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萨云若过去空故。

“须菩提，当来五阴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当来五阴空故。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现在五阴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现在五阴空故。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

须菩提言：“世尊，解不随顺，无有善本，恶友相得，懈怠之人，无慧进者，喜乱志者，是辈之人不能解深般若波罗蜜。”

佛言：“如汝所言，是辈之人不能解说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五阴净者则道亦净，以道净故所得果净。

“须菩提，以五阴净则般若波罗蜜净，般若波罗蜜净则五阴净，以五阴净则萨云若净，以萨云若净则五阴净，五阴与萨云若则一无有二，亦不破亦不坏。

“须菩提，五阴无有二净，萨云若亦无二净，一法无二；众生、知见、寿命亦净，众生亦净，萨云若净，一净无有二。

“须菩提，吾我净，萨云若净，知见、寿命净，五阴、萨云若一净无二，亦不断亦不破。

“须菩提，淫怒痴、五阴、萨云若净，一净无二。

“须菩提，痴净，已痴净则行净，已行净则识净，已识净则名色净，已名色净则六入净，已六入净则栽净，已栽净则觉净，已觉净则爱净，已爱净则受净，已受净则有净，已有净则生净，已生净则死净，已死净则六波罗蜜净，已六波罗蜜净则内外空及有无空净，已有无空净则三十七品净，已三十七品净则萨云若净，萨云若净是为一净无有二，亦无破亦无断。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净，五阴净，萨云若净，一净无二净。五波罗蜜净，萨云若净；内外空及有无空净，萨云若净；三十七品净，萨云若净；十八法净，萨云若净。

“须菩提，萨云若净乃至般若波罗蜜净等无有异。

“须菩提，有为净、无为净，一净无有二。

“须菩提，过去净、当来净、现在净，过去、当来、今现在净，一净无二，亦不坏亦不断，以是故为净。”

明净品第四十三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净为甚深。”

佛言：“常净。”

舍利弗言：“世尊，何以故常净？”

佛言：“五阴净故常净。舍利弗，三十七品、十种力及十八法、道净、佛净，萨云若、萨云若事净故净甚深。”

舍利弗言：“明净，世尊。”

佛言：“常净故。”

舍利弗言：“何以故明净？”

佛言：“六波罗蜜净，萨云若净，是故明净。”

舍利弗言：“世尊，泥洹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泥洹净？”

佛言：“以五阴无边福，亦无来无去，萨云若无边福，亦无来亦无去故。”

舍利弗言：“世尊，净无所著。”

佛言：“常净。”

“世尊，何谁无所著净？”

佛言：“以五阴性猛无所著常净故，至萨云若性猛无所著常净故。”

“世尊，无所逮、无所得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逮、无所得净耶？”

佛言：“五阴无所逮、无所得净，至萨云若无所逮、无所得净。”

“世尊，无所生净。”

佛言：“佛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生，无所生净？”

佛言：“无所生者是无所生净，至萨云若无所生，无所生净。”

舍利弗言：“世尊，不生三界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不生三界净耶？”

佛言：“不有三界所有故不生为净。”

“世尊，无所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知净？”

佛言：“诸法聋故无所知净。”

“世尊，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五阴无所知净？”

佛言：“五阴相空故无所知净。”

“世尊，诸法皆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诸法净故净？”

佛言：“诸法无所得故诸法净。”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于萨云若，亦不作增事，亦不作损事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于萨云若不作增损事净？”

佛言：“法常住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净诸法无所取？”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般若波罗蜜净诸法无所取耶？”

佛言：“法性不动转故。”

须菩提白佛言：“吾我、五阴净耶？”

佛言：“常净。”

须菩提言：“世尊，何以故吾我净、五阴净？何以故常净？”

佛言：“吾我无所有、五阴无所有故常净。”

须菩提言：“世尊，吾我净，六波罗蜜净，三十七品净；吾我净，十力净，十八法净。”

佛言：“常净。”

须菩提言：“何以故吾我净乃至十八法净？”

佛言：“吾我无所有乃至佛十八法亦无所有故净。”

“世尊，吾我净，须陀洹净乃至罗汉、辟支佛净；吾我净，道亦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吾我净，声闻、辟支佛净乃至道佛道亦净耶？”

佛言：“诸法相空净。”

“世尊，吾我净，萨云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吾我净、萨云若净常净耶？”

佛言：“无有相不变故。”

须菩提言：“世尊，二净无所得、无所逮。”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二净无所逮、无所得常净？”

佛言：“不著不断故。”

“世尊，吾我净，无所陷溺。”

佛言：“无所生净。”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吾我五阴净、无所生常净耶？”

佛言：“空无边际故。”

须菩提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作是知者，是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作是知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知道事故。”

须菩提白佛言：“假令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者，作是念已，亦不知色，痛、想、行、识亦不知识，过去法亦不知过去法，未来法亦不知未来法，现在法亦不知现在法。”

佛语须菩提：“得般若波罗蜜行沤和拘舍罗菩萨，不作是念，行六波罗蜜言‘我布施，持是施，为是施’，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亦不言‘我作功德，我有功德’，亦不言‘我当得菩萨道’，亦不言‘我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不言‘我逮萨云若’。诸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亦不有是念‘内空、外空至有无空’，无是念故，须菩提，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为无所著。”

释提桓因问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何等为著？”

报言：“拘翼，行菩萨道者，有意想，有施想，有六波罗蜜想，有内空、外空及有无空想，有三十七品想，有十八法想，有十力想，有诸佛如来想，有供养诸佛功德想，都卢计之合之，持是想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拘翼，善男子行菩萨道者是为著，不能得无礙慧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性不可旨有所造设，乃至萨云若性亦不可旨有所造设。

“拘翼，菩萨摩诃萨所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诸众生劝助众生，为众生行檀波罗蜜，念众生故亦复劝助他人，使为众生行檀波罗蜜，不当作想行六波罗蜜，亦不当想行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当想行三十七品，亦不当想行道。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行，复劝助他人令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是劝助者为不自堕落，亦不令他人离诸佛之劝助。如是善男子、善女人离诸际著。”

佛告须菩提：“善哉！善哉！令诸菩萨解诸际著。须菩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更为汝说微妙著。”

须菩提叉手言：“唯，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想念如来。须菩提，意有想念便著于诸如来，从发意至于法尽于其中间所作功德皆作想念，作是想念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随其想念则为著诸佛、弟子众及诸众生所作功德，持是想念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所想如所著。何以故？不当以想念诸佛之功德。”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

佛言：“诸法性寂故。”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大有名字。”

佛言：“般若波罗蜜，无有作者，无能成者，无能得者，亦无能逮者，亦无能觉者。”

须菩提言：“世尊，一切诸法无能逮得者。”

佛言：“法性无二也。须菩提，诸法性无有若干一性，一性者则非性，非性者则非作，非作者亦不造。须菩提，法性一非造作。”

佛言：“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非作非造，则弃一切著际。”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难晓难知！”

佛言：“亦无知者，亦无见者，亦无得者，无有识者，亦无逮觉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不可思议。”

佛告须菩提言：“亦非意所生，亦非五阴所生，亦非三十七品所生，亦非十力、十八法所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 无作品第四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为无所作。”

佛报言：“无有作者故。须菩提，乃至诸法亦无所有。”

“世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云何行？”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色为行般若波罗蜜，不行痛、想、行、识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无所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不念有常无常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念有常无常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无苦无乐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苦无乐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不有我无我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

有我无我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无净无不净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净无不净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者，亦不见有常无常，亦不见有苦有乐、有我无我、好不好，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具足行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具足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不具足为非五阴，不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具足为非萨云若，不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可奇特！行菩萨道者善说菩萨著。”

佛言：“如是，如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善说菩萨著不著事。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五阴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眼、耳、鼻、舌、身、意，于六情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于六波罗蜜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著，为行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菩萨作如是行者，便知五阴著不著，亦复知萨云若著不著，知须陀洹道著不著，知声闻、辟支佛道著不著，知三耶三佛道著不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法甚深乃尔，说亦不增亦不减，不说亦不增亦不减。”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须菩提，譬如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尽寿称誉虚空亦不增，若谤毁虚空亦不减。譬如称誉幻人亦不增，若毁訾幻人亦不减，闻善亦不喜，闻恶亦不怒。须菩提，诸法之法亦复如是，若说若不说亦不增亦不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甚难甚难！

“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怯，应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何以故？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欲念虚空，虚空亦无有六波罗蜜，虚空亦无有五阴，亦无内外空及有无空，亦无三十七品，亦无十力，亦无四无所畏，亦无十八法，亦无须陀洹道，亦无斯陀含道，亦无阿那含道，亦无阿罗汉道，亦无辟支佛道，虚空亦无三耶三佛道。

“世尊，菩萨摩诃萨作是僧那僧涅者，当应为作礼。

“世尊，为众生精进、为众生展力、为众生斗、为众生作要誓者，为欲为空作精进，为欲为空作要誓。

“世尊，为众生作要誓者为欲度空，是菩萨为大要誓。为虚空等众生作要誓者，为欲举空著虚空中。诸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为建大精进力。

“世尊，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为建大誓已。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大勇猛为虚空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世尊，假令三千大千刹土，其中所有尽为如来，譬如丛林、甘蔗、竹苇、稻麻、草木、药果、诸树尽为如来，一一诸佛各说经法或至一劫复过一劫，一一如来各度众生无央数众不可复计，不觉众生之性有增有减。何以故？众生无所有寂故。

“世尊，置是三千大千国土，十方恒边沙一沙为一佛国，尔所佛国其中所有皆为如来，教化众生不可计量、不可称度，众生之性无增无减。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皆空寂故。是故众生无始无终与空等故。

“世尊，以是故我作是说，欲度众生者为欲度空耳。”

有异比丘意念言：“当为般若波罗蜜作礼！于般若波罗蜜中，亦无法可生者，亦无法可灭者，而于中有戒性、三昧性、智慧性、解脱性、见解脱慧性，而于其中现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而有三宝有转法轮。”

于是，释提桓因语须菩提：“菩萨习般若波罗蜜，为习何等？”

耆年须菩提报释提桓因言：“学般若波罗蜜者为习空。”

释提桓因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念习行中事者。世尊，我当为作何等护？”

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拘翼，汝颇见法有可护者不？”

“唯，尊者，实不见法有可护者。”

须菩提言：“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则为已得护，不离般若波罗蜜教，若人、若非人终不得其便。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离般若波罗蜜。若有人言‘我欲护菩萨摩诃萨’者，当知是人为欲护空。

“拘翼，宁能护梦及热时炎、幻、化、影、响，宁能护是辈事不？”

释提桓因言：“不能护。”

“拘翼，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如是。拘翼，宁能护佛及佛所化不？”

释提桓因言：“不能。”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无能与作护也。拘翼，能护法性、真际、不可思议，能与作护不？”

“唯，须菩提，不能。”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无能与作护者。”

释提桓因问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云何觉知梦法、幻法、热时之炎法、响法、化法，而不贡高？”

须菩提言：“拘翼，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五阴，于五阴不贡高，至萨云若亦不念亦不贡高，于梦法乃至化亦不念亦不贡高。”

佛之威神，令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乃至首陀会天，各持天上碎末栴檀遥散佛上，散已来诣佛所，头面著地为佛作礼，却住一面。

尔时，诸四天王，诸释提桓因，诸梵天王及诸首陀会天，承佛威神各各意念：“今我曹等当请十方面各千佛使转般若波罗蜜品。”

诸四天王、释、梵、诸尊天适作是念已，应时十方面各千佛应时悉现，皆说般若波罗蜜品，其弟子者亦如须菩提，其难问者皆如释提桓因亦如是问，与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等无差特。

佛言：“弥勒菩萨摩诃萨，亦当于是处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亦当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是贤劫中当来诸佛，亦当于是处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亦当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以何事、以何象、以何意，弥勒菩萨摩诃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说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言：“弥勒菩萨摩诃萨成作佛时，亦不说五阴有常无常，亦不说五阴有苦有乐、有净不净、有我无我、好不好，亦不说五阴有缚有解，亦不说五阴有过去、当来、今现在，五阴常净当说五阴常净，乃至萨云若常净当说萨云若常净。”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清净，世尊。”

佛言：“以五阴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以五阴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五阴亦不生亦不灭，亦不著亦不断，以是故五阴清净。须菩提，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清净，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虚空不生不灭无所有，是故虚空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所有，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虚空不可护持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如虚空事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如虚空事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二寂，以是事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行，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行，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虚空无所行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虚空无所倚，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所倚，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所累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须菩提，以诸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诸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诸法常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习行中事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病，目耳鼻无病，虽身有老终不久衰，随其寿终，终时不乱身意安隐，终不毒病误妄恶死，常有诸天随侍拥护。诸四天王至首陀会天常皆随护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若月十四日、十五日说般若波罗蜜时，尔时诸天皆悉来会。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说般若波罗蜜时，所得功德不可复计、不可复称量、不可思议。”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若六斋以说般若波罗蜜时诸天来会，所得功德不可计量。所以者何？般若波罗蜜者，极大珍宝。

“须菩提，于般若波罗蜜珍宝中，断三恶趣，断人中贫，施人天道、人道，使一切人得生大姓、梵志、长者家，得生四王天上至三十三天，施人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施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道。何以故？于般若波罗蜜中广说十善事，于中学已，便知有刹利、梵志、大姓、长者，知有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便知有须陀洹道、声闻、辟支佛道，便知有三耶三佛道，便知有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四无所畏，便知有六波罗蜜，知有内外空及有无空，便知有萨云若，以是故名为珍宝度，名为般若波罗蜜。于珍宝度中，亦无生者亦无灭者，亦无著者亦无断者，亦无取者亦无弃者。所以者何？亦无有法有生灭者、有著断者、有取放者。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有善法亦无恶法，亦无道法亦无俗法，亦无漏不漏、亦无有为法亦无无为法。以是故，须菩提，珍宝波罗蜜无所倚。是珍宝波罗蜜，无有法能染者，无有法能逮者。所以者何？不可得法与相近者，是故无能染者。”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若不作是知、不作是念、不作是倚、不作是戏，为行般若波罗蜜，为念般若波罗蜜，为礼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从佛国至佛国供养承事礼敬诸佛，教化众生净佛国土。

“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无有法可见者，无有不可见者，亦不取亦不放，亦不生亦不灭，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亦不使欲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使形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使无形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与人六波罗蜜亦不教人弃，亦不与人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弃，亦不与人三十七品亦不弃，亦不与人十力及十八法亦无所弃，亦不持声闻、辟支佛上至萨云若有所与亦不使弃。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亦不持罗汉法有所与亦不弃凡人法，亦不持辟支佛法有所与亦不弃罗汉法，亦不持佛法有所与亦不弃辟支佛法，亦不持佛法有所与、有所弃。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亦不持无为法有所与亦不弃有为法。何以故？有佛无佛，法性住如故。法性者则是法身，亦不以忘住，亦不以损住。”

是时，诸天众于虚空欢喜踊跃大笑，持天忧钵罗华、拘勿投华、分陀利华而散佛上，俱发声言：“我等今于阎浮提再见法轮转。”所以者何？无央数天子于空中得无所从生法忍故。

佛告须菩提：“转法轮亦不二亦不一。般若波罗蜜者，亦不为法故转，亦不有所为故不转，以有无空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有无空故，般若波罗蜜有所转、有所还？”

佛言：“六波罗蜜空以六波罗蜜空空，内外空以内外空空，及有无空以有无空空，三十七品空以三十七品空空，十力空以十力空空，佛十八法空以十八法空空，声闻、辟支佛空以声闻、辟支佛空空，萨云若空以萨云若空空。”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所谓空者，是菩萨之大度。菩萨有般若波罗蜜一切空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亦无所逮觉而转法轮，亦无有法可为转者，亦不复转还，亦不见法。何以故？索法可为转者亦不可得，以诸法常无所有故。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亦无所转亦无所还者。般若波罗蜜有是教说，有是施设，有是分别分部，有是宣示分流。般若波罗蜜有是教者，如是为大清净教。般若波罗蜜教，亦无说者，亦无受者，亦无取证者；若无说无受无证，如是为无般泥洹者；若无般泥洹者，于是教法中，亦为无有尊祐福田。”

等品第四十五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无有底。”

答言：“虚空无有际故。”

“世尊，波罗蜜等。”

答言：“诸法等故。”

“世尊，波罗蜜寂静。”

佛言：“常空故。”

“世尊，波罗蜜无能伏者。”

佛言：“诸法无所有故。”

“世尊，种种波罗蜜空。”

答言：“亦无字亦无身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呼吸出入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事行。”

答言：“无所觉、无所行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字。”

答言：“痛想念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去。”

答言：“诸法无有来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等。”

佛言：“诸法无所取故。”

“世尊，波罗蜜消。”

答言：“以诸法常尽故。”

“世尊，波罗蜜不生。”

答言：“诸法无所生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为。”

答言：“无有作者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智。”

佛言：“智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越。”

答言：“索生死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败。”

答言：“诸法无有坏故。”

“世尊，波罗蜜如梦。”

答言：“梦中所有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如响。”

答言：“无有闻声故。”

“世尊，波罗蜜如光影。”

答言：“面像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如炎。”

答言：“水流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如幻。”

答言：“术事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无著。”

佛言：“绪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不断。”

答言：“无有绪故。”

“世尊，波罗蜜不出。”

答言：“无有窟故。”

“世尊，波罗蜜不戏。”

答言：“诸戏已灭故。”

“世尊，波罗蜜无贡高。”

答言：“诸贡高已灭故。”

“世尊，波罗蜜不动转。”

答言：“法性住故。”

“世尊，波罗蜜无住。”

答言：“诸法审尔等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住立。”

答言：“诸法无念故。”

“世尊，波罗蜜寂。”

答言：“诸法想行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淫。”

答言：“淫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恚。”

答言：“无有恚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不痴。”

答言：“灭诸冥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垢。”

答言：“无有狐疑故。”

“世尊，波罗蜜非众生。”

答言：“无有众生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除。”

答言：“诸法无所处故。”

“世尊，波罗蜜两际不灭。”

答言：“离于际故。”

“世尊，波罗蜜不破。”

答言：“诸法不受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批。”

答言：“度诸声闻、辟支佛地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分别。”

答言：“诸法无有择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限。”

答言：“诸法不可平相故。”

“世尊，波罗蜜虚空。”

答言：“诸法不可计故。”

“世尊，波罗蜜无常。”

佛言：“诸法坏败故。”

“世尊，波罗蜜苦。”

答言：“诸法无有党与师子战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我。”

答言：“诸法无所入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诸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想。”

答言：“诸法无所出生故。”

“世尊，波罗蜜内空。”

答言：“内空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外空。”

答言：“外空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内外空。”

答言：“内外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空空。”

答言：“空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大空。”

答言：“诸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至竟空。”

答言：“无为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有为空。”

答言：“有为法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常空。”

答言：“常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际空。”

答言：“无有无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所作事空。”

答言：“所作事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性空。”

答言：“有为性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诸法空。”

答言：“内外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自相空。”

答言：“自相寂故。”

“世尊，波罗蜜有无空空。”

答言：“有无空不可得故。”

“世尊，四意止波罗蜜。”

答言：“身痛意法不可见故。”

“世尊，四意断波罗蜜。”

答言：“善恶法不可见故。”

“世尊，神通波罗蜜。”

答言：“四神足不可见故。”

“世尊，五根波罗蜜。”

答言：“五根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力。”

答言：“五力不可得见故。”

“世尊，波罗蜜觉。”

答言：“七觉意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道。”

答言：“八字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愿。”

答言：“愿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空事寂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相。”

答言：“静事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脱。”

答言：“八惟无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定。”

答言：“九次第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檀。”

答言：“妒嫉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戒。”

答言：“恶戒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羼。”

答言：“忍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惟逮。”

答言：“精进、懈怠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禅。”

答言：“定以乱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慧。”

答言：“恶智与慧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十力。”

答言：“诸法无有可伏故。”

“世尊，波罗蜜勇悍。”

答言：“通事慧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分别智。”

答言：“一切慧无阂故。”

“世尊，佛法波罗蜜。”

答言：“过诸法故。”

“世尊，如来波罗蜜。”

答言：“所说无有异故。”

“世尊，波罗蜜自然。”

答言：“般若波罗蜜自然诸法中得自在故。”

“世尊，佛法波罗蜜。”

答言：“诸法事阿惟三佛故。”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五 真知识品第四十六

尔时，释提桓因意念：“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过耳者，皆是过去佛时作功德人，为已与真知识相得，何况受持讽诵读说行中事者！是人已更供养若干诸佛，能为人问，能为人解，今复受持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其人已于若干百千劫中行六波罗蜜中事所致。”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不怯不惧，闻已便能受持讽诵行其中事，当视是辈菩萨当如阿惟越致。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甚深故，未能行六波罗蜜者终不能解。如是，世尊，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訾毁般若波罗蜜者，其人本以轻易般若波罗蜜已。所以者何？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信乐故。未曾从佛及弟子众闻行六波罗蜜所致，不闻内外空及有无空所致，不闻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所致。”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般若波罗蜜有何等奇特？新学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云何解六波罗蜜？云何解内外空及有无空？云何解三十七品、十种力、十八法？”

释提桓因语舍利弗言：“般若波罗蜜者有大名称，诸不恭敬般若波罗蜜者，为不恭敬萨云若慧。”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不恭敬般若波罗蜜者，为不恭敬萨云若慧。何以故？诸佛如来萨云若慧皆于中生。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欲住萨云若者，当住般若波罗蜜；欲发道慧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欲离诸习绪，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转诸佛法轮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欲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罗汉、辟支佛道、三耶三菩佛道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总持比丘僧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

释提桓因白佛言：“菩萨云何住六波罗蜜？云何习六波罗蜜？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习内外空及有无空？云何行三十七品、四无所畏、十八法？”

佛告释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承佛威神乃能作是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住于五阴，如五阴不住者为习五阴；不住于眼、耳、鼻、舌、身、意，不住于色、声、香、味、细滑、法，不住十二衰者为习十二衰；不住六波罗蜜者为习六波罗蜜；不住内外空及有无空者为习内外有无空；不住三十七品、四无所畏、十力至十八法者为习十八法。何以故？不见五阴有可住可习者，乃至十八法亦不见可住可习者。

“复次，拘翼，菩萨于五阴不合者为习五阴，乃至佛十八法不合者为习佛十八法。何以故？菩萨索过去五阴不可得见，当来五阴不可得见，现在五阴亦不可得见，乃至佛十八法亦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

佛言：“五阴如亦甚深。舍利弗，乃至十八法如亦甚深。”

“世尊，般若波罗蜜甚深，难持难受！”

佛言：“五阴难持难受故，般若波罗蜜难持难受，乃至十八法难持难受故，般若波罗蜜难持难受。”

“世尊，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

佛言：“五阴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乃至十八法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

佛告舍利弗：“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深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十八法深不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以五阴深为非五阴，乃至十八法甚深为非十八法。”

佛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五阴难持难受，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若五阴难持难受者为非五阴，若十八法难持难受者为非十八法。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不可平相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若五阴不可平相者为非五阴，乃至佛十八法不可平相者为非十八法。”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难解不可平相，不当于新学菩萨前说是深般若波罗蜜，闻者或恐或怖，狐疑作礙，不信不乐；当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说是深般若波罗蜜，闻是终不恐怖，终不疑礙，闻则信解。”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正使于新学菩萨前说深般若波罗蜜，有何等过？”

舍利弗语释提桓因言：“若于新学菩萨前说者，便能恐怖，便能诽谤，便不得度脱，便受剧恶之罪，更倍久难乃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颇有未受记莂菩萨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不？”

舍利弗言：“有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今受记莂不久，不过更见一佛、两佛便受记莂。”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有闻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当知是辈菩萨摩诃萨人发意，已久行六波罗蜜，已久供养诸佛，所行转转出于本所闻所行者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说者，我已解所言。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意者，若于梦中行六波罗蜜，若坐于佛座，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不久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悉于梦中所作如是，当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何况行六波罗蜜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不疾成三耶三佛！善男子、善女人闻是

深般若波罗蜜能奉行者，于善本功德为已成就，已曾供养过去无央数诸佛，为与真知识相得，受持讽诵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莂不久。当知是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今现在信者亦当如是，甫当来信者亦复如是。

“世尊，譬如有人，若行百俞旬、若二百俞旬至四百俞旬，所经过处饥馑、贼寇、梗涩、剧难，遥见树木若放牧之地，当知居家去是不远，便自欢喜‘今我为得脱此诸难’，不复恐畏，不复饥馑。受持深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菩萨为已受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久，是菩萨不畏当堕罗汉、辟支佛地，是者则菩萨摩诃萨应成之兆。”

佛语舍利弗：“汝所说辩才者皆是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欲见大海，便发往趣大海不懈止，亦不见树，亦不见山，便作念言：‘今近大海不久。’虽不见大海于中生想言：‘如我所见相，知我今至海不久。’世尊，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闻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者，虽不面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前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劫数之记，然自知成三耶三佛不久。何以故？已得见般若波罗蜜受持讽诵故。

“世尊，譬如人见春天诸树痱癗含气，当知是树枝叶花实将生不久。何以故？是树先有瑞应故，阎浮提人见瑞应莫不欢喜者。世尊，菩萨得见闻般若波罗蜜，闻已受持讽诵念习行中事，当知是菩萨功德已成满，已供养若干百千诸佛，逮前功德之所扶接，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天上诸天曾见诸佛皆欢喜言：‘前过去诸菩萨皆受记莂瑞应亦如是。’

“世尊，譬如母人怀妊稍稍长大，坐起不安行步无便，气力转微食饮损少，卧起不宁稍稍觉痛，厌本所习皆受诸恼，异母人观见瑞应，知是妇人今产不久。菩萨摩诃萨已作善本，供养若干百千诸佛从久远作行，常与真知识相得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行诸功德故，便得般若波罗蜜已，便受持讽诵习行中事如法住者。世尊，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莂终不复久。”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乃作是问者，皆是佛事。”

须菩提白佛言：“甚奇！甚特！世尊悉豫知菩萨所应。”

佛语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益众生安隐一切及天与人，欲以四事受行菩萨道者。何等为四？一者、施与，二者、仁爱，三者、利人，四者、同义。劝彼令行十善，自行四禅及四空定劝彼使行四禅及四空定，自行六波罗蜜劝彼令行六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劝令人得须陀洹道，自于内不为劝人行罗汉、辟支佛道，自于内不为不受罗汉、辟支佛证，劝助无央数亿百千菩萨令行六波罗蜜，自过于阿惟越致地劝

彼住阿惟越致地，自净佛国土劝彼净佛国土，自具神通劝彼修神通，自净陀邻尼门劝彼令净陀邻尼门，自行具足辩才劝彼令行辩才，自成就身相劝彼令成身相，自成童男地劝彼令修净洁行地，自得佛十力劝彼使行十力，自逮萨云若劝彼令逮萨云若，自离诸习绪劝彼令离习绪，自转法轮劝彼令转法轮。”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普具足作功德行般若波罗蜜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世尊，菩萨摩诃萨念般若波罗蜜，云何当得具足？”

佛言：“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五阴有增有减，是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念，乃至萨云若亦不见有增有减，是为菩萨得具足念。

“复次，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不见是法亦不见非法，亦不见过去、当来、今现在恶法、善法，亦不见受记莂亦不见不受，亦不见有为法亦不见无为法，亦不见三界，亦不见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所见，是故菩萨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念。何以故？诸法法之相法不坏空，无坚固侵诳之貌，法亦无生无寿无命故。”

须菩提言：“世尊所说不可思议。”

佛言：“须菩提，以五阴不可思议故，所说不可思议；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故，所说不可思议。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五阴不可思议，则知具足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知不可思议，则具足知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深般若波罗蜜，谁当信解者？”

佛言：“菩萨久行六波罗蜜，多作诸善本，已供养过去无央数诸佛，已与真知识相随者，是辈菩萨乃信解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萨行六波罗蜜作诸善本以来，几时供养若干佛与真知识相得？”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不有名五阴，不分别五阴，亦不以想有名分别五阴，亦不有名分别五阴有实及诸六情三界，六波罗蜜、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道慧及萨云若亦不有名分别，亦不以想有名分别有虚有实。何以故？须菩提，以五阴不可思议，乃至萨云若亦不可思议，以是故，菩萨摩诃萨久行六波罗蜜多作诸善本与真知识相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甚深。以五阴甚深故，般若波罗蜜甚深；以萨云若甚深故，般若波罗蜜甚深。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珍宝之积聚，是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宝之积聚，亦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宝之积聚，亦是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慧、四等、四空定、五神通、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萨云若乃至诸法宝之积聚。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是清净之积聚，以五阴清净乃至萨云若清净故。

“世尊，深般若波罗蜜甚可奇怪，于是中云何而有留难？”

佛言：“有是有留难。善男子、善女人欲书是般若波罗蜜者当疾疾书之，若欲受持若欲讽诵、若欲守行者亦当疾疾为之。所以者何？或未受书行之顷能有留难。善男子、善女人若能一月书成者，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一岁成者，要当书持受之讽诵学习，若一月书成持学受者亦当竟之，若至一岁亦当竟之。所以者何？多于珍宝中起诸因缘有留难故。”

须菩提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罗蜜，有书持学讽诵守行念中事者，诸魔波旬常念欲断绝之。”

佛语须菩提：“正使波旬欲断绝者，会不能断绝令不守行书持学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阿谁恩，令魔波旬不能断绝学深般若波罗蜜者？”

佛告舍利弗：“是佛之事，令魔波旬不能断绝；亦复是十方诸佛之恩拥护是菩萨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令魔波旬不能断绝。所以者何？舍利弗，菩萨受持般若波罗蜜为佛所护持者，天魔波旬终不能断绝为作留难。何以故？舍利弗，诸有菩萨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念讽诵者，诸佛之法当应拥护，令魔波旬不能中道令有留难者。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念：‘我今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皆是诸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皆为佛恩之所护持。”

佛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颇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念讽诵者不？颇持佛眼颇知颇见不？”

佛告舍利弗：“诸有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行者，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见已知。诸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行者，当知是人今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

“舍利弗，若复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守习行如中事，爱乐供养般若波罗蜜，名花、捣香、泽香、杂香、缯彩、花盖、幢幡所有作是供

养者，诸佛以天眼悉见是善男子、善女人已。是善男子、善女人有书持般若波罗蜜奉行学者，得最大福，得大功德，为得最胜行。善男子、善女人持善本功德，终不堕恶趣，至阿惟越致终无有离诸佛、六波罗蜜时，终不离内外空及有无空时，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时。

“舍利弗，如来去世之后，是般若波罗蜜当在南方。南方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当受学书持是深般若波罗蜜，持是功德终不至恶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以奉行六波罗蜜、明六波罗蜜已，当复供养承事诸佛，承事之后当以三乘而得度脱。

“舍利弗，般若波罗蜜所在方面、所至到处，四辈学士亦当受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持是功德不至恶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亦当复奉行六波罗蜜、明六波罗蜜已，当复供养承事诸佛，承事之后以三乘法而得度脱。

“舍利弗，是般若波罗蜜当转北去。北方四辈亦当复受书持讽诵行深般若波罗蜜，持是功德不生三恶趣，受二道之福，亦当奉行六波罗蜜，亦当承事诸佛世尊，复以三乘而得度脱。

“舍利弗，深般若波罗蜜是时当行佛事。所以者何？舍利弗，我泥洹后法欲尽时，我已豫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深般若波罗蜜者，我复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尽意供养般若波罗蜜所有名香、缯彩、华盖，持是功德不堕三恶趣，受二地之善福，行六波罗蜜供养诸佛，以三乘法而得度脱。何以故？舍利弗，如来已见是辈人，已称誉是人，我已署是人所在；十方现在诸佛亦复称誉，亦见是人，亦署是人已。”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后当普在北方耶？”

佛言：“如汝所说，乃后世时善男子、善女人受学书持行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人久发大乘意已，更供养若干诸佛作诸善本。”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后北方面当有几所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解者？”

佛告舍利弗：“后北方世虽多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者，当有成大乘者耳。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难不厌而不恐怖。所以者何？善男子、善女人已为见佛，已从诸佛闻深法已。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已为具足六波罗蜜，为已具足内空、外空及有无空，已为具足佛十八法、三十七品，是善男子、善女人多作诸功德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一切众生故。

“舍利弗，我为是善男子、善女人说萨云若慧，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复说应萨云若慧。诸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皆为生老病死故亦复为彼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慧之事。是善男子、善女人从小至竟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魔及魔天终不能坏，何况其余有恶行者而欲诽谤深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深般若波罗蜜者，便得最妙欢喜，立多所人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我为菩萨时亦复作是誓：‘我等亦当立无央数众生劝令行菩萨道，我等亦当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动转记。若有菩萨发意者我代欢喜，诸有劝人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我亦代欢喜。’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为已于过去诸佛前作是誓已，今复于我前誓愿众生：‘我当饶益安隐众生，我当劝助一切众生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使不动转。所以者何？过去诸佛亦复代诸发意菩萨作是誓者代其欢喜。’

“舍利弗，我代欢喜者，善男子、善女人亦为复欲安隐一切，劝助众生使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离于六衰得净妙行，已自清净复以净施，净妙施已便受净妙功德之福，受净妙福已复为众生故分别内外所有，令众生得净妙福，持是功德遍至十方诸佛国土说般若波罗蜜处而得听受，闻受已亦复于彼劝发众生令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

舍利弗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过去、当来、今现在之法无所不知，众生之行无事不知，乃复知诸当来、过去、现在佛事、众僧之事。或有善男子、善女人得六波罗蜜欲讽诵受持，或意进退，便不能得学六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求六波罗蜜，意不进退，精进不懈，便能一时具足六波罗蜜。”

舍利弗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者便得深经，为应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如是深经者为应般若波罗蜜。何以故？用能劝助安立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六波罗蜜不舍生老病死，精进不怠如般若波罗蜜教，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令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志终不懈怠。”

觉魔品第四十七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叹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六波罗蜜者，摄取佛国教化众生，其德乃尔。是善男子、善女人云何而趣断绝留难？”

佛告须菩提言：“辩不即生者当知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辩不即发知是魔事？”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久久乃成，以是故菩萨辩不即生当知魔事也。

“须菩提，菩萨辩才卒起亦是魔事。”

“世尊，何以故？辩才卒起复是魔事？”

佛言：“是菩萨行六波罗蜜卒起辩事。所以者何？学无本末，辩起太卒不能究竟，是故当知魔事。

“菩萨书是经时转相形笑，志乱不定众意不和，知是菩萨则为魔事。书是经时意自念言‘我不得是经中滋味’便舍而去，当复知是魔事。

“须菩提，说是经时若受持之，贡高绮语隐置他人者，复是魔事。受持讽诵学是经时，各自贡高转相形笑，菩萨当觉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是经时各各志乱意不和同者，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不得经中滋味便弃舍去当觉魔事？”

佛言：“是辈菩萨未曾习行六波罗蜜，不闻般若波罗蜜自生意念言‘我无有记荊于六波罗蜜’，以是故闻般若波罗蜜，不喜乐悦便弃舍去，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世尊，云何菩萨言我无记荊不乐便去？”

佛言：“未得菩萨道者，终不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荊，是故言‘我无有荊于六波罗蜜’便弃舍去，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若有菩萨意念言：‘我乡里不闻般若波罗蜜，及所生处亦不闻是。’复弃舍去，不复欲学般若波罗蜜，意转一念转却一劫，随其转意多少之数，当更乃尔所劫，甫当复更学余经，不住萨云若亦不至萨云若。是辈菩萨为弃其根而攀枝条，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何等经不从萨云若中出，而欲学诵余经？”

佛告须菩提：“声闻所应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善男子、善女人住是中，求取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不取萨云若然自作礙。

“须菩提，是为舍本攀枝者。所以者何？是菩萨亦复出生于般若波罗蜜中，般若波罗蜜者亦出道法、俗法。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亦当学道法，亦当学俗法。譬若有狗得大家所食不肯食之，得使人之食而便食之。须菩提，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更弃舍去反攀枝条。须菩提，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须菩提，譬如有人欲得见象，得象舍去反求象迹。于意云何？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当来之世有行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反弃舍去，更学声闻、辟支佛经法。于意云何？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有人欲见大海已见舍去，反观牛迹之水，便言：‘海之大小孰愈于此。’于意云何？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亦弃舍去，反学声闻、辟支佛经法，于中受学讽诵。

“须菩提，是辈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工匠，欲以揆则日月殿舍之模，竖立安造帝释之殿。于意云何？彼匠虽巧，宁能作不？”

须菩提言：“世尊，此事甚难，非是凡夫世愚之士所能作者。”

佛言：“当来之世有行菩萨道者，得学深般若波罗蜜中道而弃舍去，更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欲以具足萨云若、萨云若事。于意云何？是人宁能成萨云若不？”

须菩提言：“所不能成。”

佛言：“是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有人欲见转轮圣王，见已反观小王谛熟视之，便言：‘圣王之体与此何异。’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少德之人学菩萨道者，得闻深般若波罗蜜学持守行中道舍弃，更受罗汉、辟支佛经法，复言：‘我当于中具萨云若。’于意云何？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譬如饥人得百味食，更念欲得六十味食，舍百味去食六十味。于意云何？是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弃舍去已，更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求萨云若。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譬如士夫得无价摩尼宝已反比水精。于意云何？是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已更弃舍去，反持比声闻、辟支佛经法，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欲得萨云若，宁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已，于中他因缘起便不得书，或复有色、声、香、味、细滑、法之留难，或复有檀提波罗蜜留难、尸波罗蜜留难、羼波罗蜜留难、惟逮波罗蜜留难、禅波罗蜜留难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皆为作留难。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非是留难，不可思议亦非选择，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无礙非见非行非倚。所以者何？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是等像法。若有菩萨书是经时，若有是辈留难事者，当知是为魔事。”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可得书耶？”

佛言：“不也。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其实不可见，至檀波罗蜜实不可见，乃至萨云若亦不可见，诸所有者皆不可见。何以故？无所有故。无所有者不可书也。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作是念言‘是深般若波罗蜜无所有者’，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诸行菩萨道者，书是深般若波罗蜜经字已，入是字中便言：‘我书般若波罗蜜。’

“世尊，是六波罗蜜无有字法。所以者何？六波罗蜜无有文字，五阴亦无有文字，乃至萨云若亦无文字。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从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作无文字入般若波罗蜜者，亦是菩萨魔事。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般若波罗蜜时，若起想念郡国、县邑、丘聚、村落，若闻父母所尊之声意念父母，若念兄弟姊妹，若念兵贼淫欲之事，作是念已复生余念，魔波旬复益其念作是留难，欲令中断使不书持。须菩提，是为菩萨魔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般若波罗蜜时，若供养事起，衣被、财利、饮食、床卧、病瘦医药，言‘我书般若波罗蜜故得是供养’，于是乐者当觉魔事。

“须菩提，书是经时魔波旬于菩萨前，说种种异深经之事，菩萨有沤和拘舍罗者不受魔所说。何以故？是经不能令人至萨云若故。

“须菩提，若是菩萨无沤和拘舍罗意者，闻深般若波罗蜜便欲舍去。”佛言，“我广为诸菩萨说沤和拘舍罗事，欲得沤和拘舍罗事者，当从深般若波罗蜜中索之。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乘者，舍深般若波罗蜜，欲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求沤和拘舍罗。须菩提，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六 不和合品第四十八

佛告须菩提：“有人乐听乐受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身体疲极不能所说，当觉魔事。”

佛言：“若法师者身体安隐欲有所说，而受法者著余因缘各自罢散，当觉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书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欲有所至，是为魔事。

“为法师者欲得供养床卧、饮食、病瘦、医药、所有衣被，受经之人少欲知足寂无与心，便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法师之人少欲知足守戒不贪，志常精进乐在禅定，受经之人不知厌足，贪求供养，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法师之人阿练晏寂行十二法，受经之人不能宴坐，又不奉行十二法事；须菩提，受经之人持十二法能独宴寂，为法师者永无此志，两不和合不得书学，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精进有信，奉戒如法，乐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多欲犯律不能守戒；须菩提，为法师者精进信乐，奉律禁戒，行般若波罗蜜，受经之人多有所毁犯戒违律，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无所贪求，好喜施与志愿广普，受经之人多求有欲贪吝爱惜，志礙意狭，两不和合；须菩提，若受经之人更无所欲，好施不贪志愿无礙，为法师者反更贪求无有止足，志意狭小，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供养，与为法师者所有之具，为法师者不肯受之，不得学持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为法师者希望供养衣服所有，受经之人更廉洁守节不慕利养，复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明于经道勇辩智猛，然受经者闇塞迟钝志不时寤；须菩提，受经之人志明意达智辩纤寤，为法师者贪闇不达，而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明十二部经，次第解说无所乏短，受经之人不知次第未了逆顺；须菩提，若受经者明解次第，解十二部经知逆顺事，为法师者更不能了，志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具足六波罗蜜，受经之人不能具足；或受法者具足六波罗蜜，为法师者更不具足，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具足六度，兼有沤和拘舍罗，受经之人既无六事，复无沤和拘舍罗，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得陀邻尼，受经法者无；若受法者得陀邻尼，为法师者无，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书般若波罗蜜以为经卷，为法师者而不肯与；为法师者适欲与经，受法之人不欲书写，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五阴盖所见缠裹，受经之人无有覆盖志不和合；若受经者迷于五蔽，为法师者阴盖已尽，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书是般若波罗蜜时，或有人来说三恶趣苦难之剧，语其人言：‘我能使卿离勤苦事，用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学为。’是为魔事。

“须菩提，书般若波罗蜜，若欲说时，反有人来称誉天上：‘欲天快乐，五欲自恣，饮食、服御、妓乐自然；色天所有以禅为乐为食；无色天以寂为食为乐。从四王天至无有思想无有思想慧天，三界虽乐是亦无常、苦、空、无我，皆当灭尽不得久立，不如更受罗汉、辟支佛法，莫乐三界受是生死。’是为菩萨魔事。

“为法师者欲得寂志独处，其受经法者多将人众乐在愦闹；若法师者意乐人众，而受经者更乐寂独，亦不和同，当觉魔事。

“若法师者意乐人众多畜弟子，受经之人不同比辈欲得独尔；若受法者欲乐多辈，法师欲寂，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为法师者而自尊重欲得恭敬，受经者慢意无恭敬；若法师者无欲于时不喜顺敬，然受法者好行恭敬，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书般若波罗蜜时意欲受取，受经之人永无与心，意不和合，是为魔事。

“若受经者书般若波罗蜜时，念欲转从般若波罗蜜，于中起意欲得财利，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欲至危命谷贵之处，受经者不乐不能随从，亦不和同，是为魔事。

“法师之人欲至丰乐谷贱之处，其受经者皆悉乐从，法师中道更作留难：‘汝辈但欲贪于供养欲随我取，不知前至当得与不？’其受经者见发遣相稍稍还去，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语受经法者言：‘我欲所至道过空泽，彼有盗贼、野人、猎师，又多虎狼蛇虺毒虫，汝能随我忍此苦不？’受法者闻意不喜乐不能随去，作是挂礙不得书成学受是经，是为魔事。

“法师之人曾所教授数往之处，其受法者欲随诣彼中道，法师语受经者言：‘今我暂当有所经过，卿且还去。’受经者愁忧不得随从，不闻不得受持般若波罗蜜，是为魔事。

“复次，须菩提，彼魔波旬意常计念，欲作沙门被服，常欲坏乱，不欲令有书持讽诵学般若波罗蜜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波旬何以故常作沙门被服，坏败不欲令人有受学般若波罗蜜者？”

佛语须菩提：“波旬作沙门被服，欲败坏别离学般若波罗蜜者，复语人言：‘按我经中教法，观卿经中事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未受记菂闻是说者便有狐疑，适有疑意，便不复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波旬复作比丘形像，语学般若波罗蜜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有学讽诵受持般若波罗蜜者，得真际之证，得须陀洹、罗汉、辟支佛道。’作是留难事，便不复学受书持般若波罗蜜，是为魔事。

“须菩提，说是深般若波罗蜜时，多有魔事起欲令断绝。是故，须菩提，当觉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云何当觉魔事，远离魔事？”

佛语须菩提：“其事但像类六波罗蜜，有觉是者是则为护，远离魔事。菩萨常当远离罗汉、辟支佛，所应行经法当远离之。

“复次，须菩提，波旬于菩萨前说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至三脱门，是为罗汉所得道事，是为魔事。

“波旬复化作如来身金色光相，来至菩萨所，令诸菩萨起想，起想者于萨云若则为耗减，当知是为魔事。

“须菩提，波旬复作佛形像，诸比丘众相随，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是善男子、善女人便起想言：‘当来之世令我得身，诸弟子众于中说法亦如今日。’作是想者于萨云若则为耗减；波旬复化作无央数百千菩萨行六波罗蜜者于是善男子、善女人前，见已复于中起想，起想者则为耗减萨云若，是为魔事。

“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无有五阴，乃至于道亦无所有，无有五阴，无有道者，亦无佛法及弟子众。所以者何？诸法尽空无所有故。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书是般若波罗蜜时，若讽诵读，多有起因缘。譬如阎浮提大长者家，多有金银、真珠、瑠璃、上妙珍宝，多有憎嫉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多有憎嫉而欲坏者。”

须菩提言：“如是，世尊，多有魔事，多憎嫉者。何以故？愚痴少智之士为魔所使，专行断坏受学般若波罗蜜者。是辈坏法之人，意终不复在是妙法之中。”

佛言：“如须菩提所言，是愚痴之士为魔所使，专行败坏。是辈愚痴坏法之人，新学适闻法所致，不作功德、善本不多所致，未与真知识相得所致，不供养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致。

“须菩提，若书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说受行守时，无有留难魔事不起，无此难者便能具足六波罗蜜，至萨云若亦无有难。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已，当知是为佛事；若复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十种力，具足萨云若者，当知是亦为佛事；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以佛事。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十方现在诸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亦复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亦复劝助之。”

大明品第四十九

佛告须菩提：“譬如母人一一生子，从一数至于千人，母中得病，彼诸子等各各求救疗治，所进寒温燥湿将育所宜令母安隐。所以者何？长我曹等得见日月，我不孝养永

不报恩。如是，须菩提，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以佛眼视行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者，为世间之大明也。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以佛眼常视行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者，生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使得见萨云若慧。以是故，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等视行般若波罗蜜者，诸如来五波罗蜜者亦生是中，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皆于中生，十力、十八法、萨云若亦皆于中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三耶三佛道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皆从深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自致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诸佛常以佛眼视是辈行般若波罗蜜者，诸佛常拥护之使不动转，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令不耗减。”

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之母，为世间之大明。世尊，般若波罗蜜，云何是菩萨之母？云何是世间之大明？云何出生诸佛？云何为示现世间明？”

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生佛十力及十八法，生萨云若。如来示现是诸法已具，是故诸如来从般若波罗蜜生世间者，谓如来说五阴。”

“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罗蜜示现五阴？”

佛言：“般若波罗蜜亦不生，五阴示现亦不灭，五阴示现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亦不持亦不舍，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亦不成败示现，亦不现有为，亦不现无为，亦不示现无所生，亦不示现无所有，亦不示现实诸法，如是不示现成败。须菩提，是为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亦知一切众生意行，般若波罗蜜不知众生之处，亦不知诸阴六情之处，乃至萨云若亦不知处。须菩提，是为深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深般若波罗蜜者，亦不示现五阴，乃至萨云若亦不示现。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深般若波罗蜜，何况当见五阴，乃至萨云若当有所见？

“须菩提，所谓名众生，欲界、形界、无形界是。普世及十方众生乱意、定意如来悉知，复知一切无央数事。须菩提，云何如来悉知众生余无数事？以法故有乱意、无乱意如来悉知。以何等法知众生乱意、定意？”

佛告须菩提：“法尚不可得见，何况欲得众生有乱有定？以是故知。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知众生意有乱有定。云何而知？以无常故知，以脱故知，以寂故知，以尽故知，是故知有乱有定。

“复次，须菩提，如来知众生有淫怒痴者尽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悉知？”

佛言：“知淫怒痴所有意为非淫怒痴意。何以故？所有及念不可见故，何况当有淫怒痴而可得者？以是故如来悉知。

“须菩提，如来复知众生无淫怒痴意者悉知。何以故？知所可知无淫怒痴意，意亦非有意。何以故？两意不合故，是故如来悉知。

“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有广大者悉知。云何悉知？须菩提，如来亦不广大众生意，亦不狭众生意，亦不增众生意，亦不减众生意，亦不来众生意，亦不遣众生意。何以故？意不可得进退故，以是故悉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有大意者。何以故？知以众生意，无来无往，无生无灭，无住无变，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以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无有限。云何悉知？须菩提，亦不见众生意有增有减、有所住止。何以故？以众生意无有窟不可见故，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不可见。云何悉知？以众生意，意无有形无所有故悉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不可观。云何而知？须菩提，如来以五眼悉见众生意之对故，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屈申卷舒。云何而知？须菩提，众生意之屈申卷舒者，皆出五阴窟之所生生，不知五阴，但知出息入息有我及世，但知是事其余不识不知，五阴亦复不知出息入息，但知有我及世其余不识，身则是命，命则是身，是身非命，是命非身。是故，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屈申卷舒。

“须菩提，佛知五阴。云何知？知五阴如，知如如，知无作如，知无相如，知无进如，知无戏如，知无我如，知无倚如。是故，须菩提，如来以众生之如，屈伸出入五阴之如。如五阴如者，是诸法之如；诸法之如者，则六波罗蜜如；六波罗蜜如者，则三十七品如；三十七品如者，则十八空如；十八空如者，则八惟无禅、九次第禅如；八惟无、九次第禅如者，则佛十力如；十力如者，则四无礙慧、四等心、四无所畏、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如；十八法如者，则萨云若慧如；萨云若慧如者，则一切诸善法恶法、道法俗法、有漏无漏之法如；此诸法如者，则过去、当来、今现在之如；去来今如者，则有为无为法如；有为无为法如者，则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之如；罗汉如者，则辟支佛如；辟支佛如者，则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之如；三菩如者，则是道如；道如者，则如来之如；如来如者，则是一如，亦不可坏，亦不可别，亦无有尽，亦无有二不可令

异。须菩提，是则诸法之如，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皆逮觉诸法之如。

“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者，则诸如来之母，则是世间之大明。是故，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悉知诸法之如，尔非不尔，无能令不尔，悉知诸如诸尔。以是故，诸佛世尊名曰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之如及尔非不尔，甚深！甚深！世尊，因如分流道化，如佛所说甚深之法谁当解者？唯有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漏尽罗汉乃能解之耳！”

佛语须菩提：“无尽之如者是谁？无尽之如，则是诸法无尽之如。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说是诸法之如。”

问相品第五十

尔时，三千大千刹土诸欲天子、诸色天子，持诸名花、名香而散佛上，作礼却住，各白佛言：“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者，甚深！甚深！何等是般若波罗蜜相？”

佛告诸天子言：“深般若波罗蜜者，空则是相，无相，无愿相，无行之相，无生灭相，无著无断相，无所有之空相，无所依相，虚空之相。

“诸天子，般若波罗蜜甚深如是。如来者，为世俗故，亦不为道，不为灭尽。

“诸天子，是相者，诸天、龙、鬼、神、世间人民所不能作无能长养者。所以者何？诸天、龙、鬼、神及世间人民亦是相也。是故相相不相长养，相相不相识，相亦不识无相，无相亦不识相，相以无相是二皆空，无能成者，无能合者，无能识者。

“诸天子，是相者，非五阴所作，非六波罗蜜所成，亦非内外空及有无空所作，亦非萨云若所成。

“诸天子，是相者，亦非人亦非非人，亦非漏亦非不漏，亦非道亦非俗，亦非有为亦非无为。”

尔时，佛告诸天子：“若有人问：‘是虚空是何等相？’云何，诸天子，是人所问为等问不？”

诸天子言：“世尊，为不等问。所以者何？虚空无有相，无有作者。”

佛告诸欲天子、诸色天子言：“有佛无佛相体性常住，以如来如实逮觉相性故名为如来。”

诸天子白佛言：“如来所逮觉相甚深！如来从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礙之慧住于相聚，于般若波罗蜜甚奇！世尊，深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藏，于是

藏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于是藏中作行，逮诸法相，逮五阴相，逮萨云若相。”

佛告诸天子：“色者形之相，所更者觉之相，所受者想之相，善恶者行之相，所知者识之相。如来以无所受相故，逮得正觉。

“无所爱惜者为檀波罗蜜相，无所腐败者尸波罗蜜相，不起恚意者羼波罗蜜相，无能伏者惟逮波罗蜜相，合聚众事者禅波罗蜜相，所闻即觉即知者般若波罗蜜相。如是，诸天子，无所受相，是故如来得逮正觉。

“四禅、四等、四空定者则无恚之相，如来不以是相得逮正觉；得出三界者是三十七品之相，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苦相者无愿脱门是，寂相者则空是，净相者则无相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寂相者无所起是，无所共相则十八法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露现相者则萨云若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如是，诸天子，如来不以诸法相逮得正觉法，是故如来名为无礙慧。”

于是，佛告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母；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世间之大明，如来依是法而得有所作。以是故，诸如来尊敬礼事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佛如来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是故如来之所报恩。须菩提，其报恩者无过如来。

“复次，须菩提，云何如来为知恩？云何为报恩？如来所可乘来法，所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法，逮守持是所乘来法，恭敬承事作礼。须菩提，是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所知恩之所报恩。

“复次，须菩提，如来之所逮法者，亦无作者，作者不可见故；如来尽逮是法，得无作法者，是为无诤法。须菩提，如来知恩报恩，因般若波罗蜜于无作之法得逮觉法。

“复次，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行般若波罗蜜故，逮诸善法而无所逮，是故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之母，为世间之大明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无所知、无所见、无所出生，云何般若波罗蜜是佛之母？云何生如来？云何为世间之大明导？”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一切诸法无知无见，云何无知无见？以一切诸法空故。无所有，不坚固，无所生，以是故一切诸法无所出生。

“复次，须菩提，诸法无知无见。云何无知无见？以诸法无所入、无所著故。以是故般若波罗蜜是如来母世间之导，不见五阴是故为导，乃至萨云若亦无所见是故为导，

以是故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世间之导。”

须菩提问佛言：“世尊，云何不见五阴为世间导？”

“须菩提，不以五阴因缘起识者，是为不见五阴；不以萨云若起想者，是为不见萨云若，以是故般若波罗蜜，诸如来母，为世间导。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云何是如来之母、为世间导？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空。云何示世间空，示五阴空？十二衰、十八性现世间十恶之法，从痴有爱十二因缘示吾我根本，六十二见示世间空，四禅、四等及四空定示世间空，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内空、外空及有无空示世间空，有为无为之性、十种力、佛十八法示世间空，至萨云若示世间空。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之母、世间明导。

“复次，须菩提，如来以空示于世间，以空念世间，知世间空，以是故般若波罗蜜，诸佛之母，为世间导。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示现如来，示世间空。示何等空？现五阴空、十二衰空、十八性空，现萨云若空，是故般若波罗蜜，诸佛之母，为世间导。是故，须菩提，示现如来、示现世间不可思议，示现五阴不可思议，乃至萨云若示世间不可思议。

“复次，须菩提，深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寂。示现何等寂？示现五阴寂及萨云若寂，以是故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寂。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常空。示何等空？从五阴至萨云若示现世间常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所有空。示何等空？从五阴乃至萨云若示世间所有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所有无所有空，从五阴乃至萨云若所有无所有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灭。示何等灭？从五阴至萨云若，是为世间灭，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为如来母、世间之导。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无有今世后世之相。何以故？是法无有今世后世之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大事兴，为不可思议事兴，为不可称量事兴，为不可限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

佛言：“如是，须菩提，是为大事不可思议事兴。”

“云何为大事兴？”

答言：“须菩提，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救护一切众生故不舍众生。”

“云何为不可思议事兴？”

“诸佛事、自然、萨云若不可思议，是故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兴。”

“云何为不可称量事兴？”

佛告须菩提：“一切众生受身有识，无有能知称量佛事及自然、萨云若者。”

“云何为不可限事兴？”

“须菩提，佛事不可限，如来事亦无有限。一切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是故般若波罗蜜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无有限事兴。”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事、如来事、自然事、萨云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为不可限耶？”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佛事、自然事、如来事、萨云若不可思议、不可称限。”

佛告须菩提：“五阴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不可称限。须菩提，诸法之法，索意以想亦不可得。”

佛言：“五阴不可思议、不可称限，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

须菩提言：“何以故世尊言‘五阴不可思议无有与等者，乃至萨云若亦不可思议无有与等者’？”

佛言，“五阴不可为作限，乃至萨云若亦不可为作限。”

须菩提言：“世尊，何以故五阴、萨云若不可为作限？”

佛言：“五阴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故，不可与作限。于须菩提意云何？不可思议、不可限中，宁可得五阴及与道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可得。”

“以是故，须菩提，诸法不可思议、不可得限，如来之法不可思议无有与等、不可得限，亦不可量，是为不可思议，所说亦不可思议，虚空不可思议，亦无有与等者。须菩提，是如来之法，非世间人及诸天、阿须伦所能思议。”

说如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不可得限，说无有与等品时，五百比丘、二千比丘尼漏尽意解，六万优婆塞、三万优婆夷远尘离垢法眼生，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皆当于是贤劫中作佛。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七 大事兴品第五十一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为大事兴，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有与等，不可得限。”

佛言：“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大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何以故？须菩提，五波罗蜜者，等从中得成，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内空、外空及有无空，等从般若波罗蜜中出；三十七品、十力、十八法，等从中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佛地、萨云若慧，等从中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佛告须菩提：“譬如转轮圣王，诸小国有事各自成办，转轮圣王亦无所忧。所以者何？诸小国王素已受圣王教令故，是故不复忧。诸弟子法、辟支佛法、诸菩萨法及诸佛法，等从般若波罗蜜出，般若波罗蜜者为办其事。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大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不受五阴、不入五阴为应，不受不入，乃至萨云若亦尔。须陀洹道至罗汉道、辟支佛道亦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五阴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颇见五阴有所入、有所受不？”

须菩提言：“不见，世尊，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受不入。”

须菩提言：“世尊，亦不见五阴有受有入，亦不见三耶三佛有受有入。”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我亦不见五阴，我亦不受持五阴，乃至三耶三菩，我亦不见，亦不受持，不见所入。须菩提，我于佛地亦不见，萨云若亦不见，如来事亦不受亦不持。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亦不当受五阴，亦不当入五阴，于佛事、萨云若事、如来事亦不持亦不入。”

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甚深难了！不可思议甚深微妙！是智者所知解。深般若波罗蜜者，世尊，皆是过去佛时，所作功德善本所致，与真知识相得所致。

“世尊，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皆信三尊，尽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是诸圣贤所可有慧、所有道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可念观称乐一日之中，其德出彼上。何以故？从须陀洹上至辟支佛智，及信至无所从生法忍诸天子，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深般若波罗蜜中，书持讽诵守行一日，疾得泥洹，胜罗汉、辟支佛道所作功德，或过一劫奉行余经，离般若波罗蜜不住萨云若也。何以故？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令诸罗汉、辟支佛各得其信不失所应，诸

菩萨摩诃萨亦于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于是，诸色天子、诸欲天子同时叹言：“世尊，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于是中出信乐，使诸声闻各得所应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又使诸菩萨摩诃萨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是深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

诸色天子、诸欲天子各以头面著地，为佛作礼绕佛三匝已去，去是不远忽然不现，各还天上。

须菩提白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即解者，于何所来而生是间？”

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闻是深般若波罗蜜即解，不厌亦不狐疑又亦不礙，意常思念欲乐得闻终不远离，若行、若起、若坐、若卧，常随法师意不远离。须菩提，譬如新生犊子，意终不欲远离其母。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讽诵上口，乐喜守行，解其中义，意亦不欲远离法师须臾之间。是善男子、善女人本从人道中来，今生是间复得为人。所以者何？以是善男子、善女人前世时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守行中事，供养花香、缯盖、幢幡，以是功德从人道中来，今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诃萨如佛所说所作功德，善本具足供养诸佛，复有从彼来生是间，复得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信乐守行，有是者无？”

佛告须菩提：“有从他方供养诸佛，从闻深般若波罗蜜，以是故来生是间，复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

“复次，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兜术天上，亦复具足功德善本。何以故？是菩萨从弥勒菩萨所闻是深经，以是故今来生是间，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

“须菩提，若有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有狐疑厌意者，是人前世时，闻深般若波罗蜜不问中慧，是故今来虽生是间闻六波罗蜜，意续狐疑不信不受亦不喜乐。

“复次，须菩提，是人本闻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问中事，是故今续不信不乐。是人前世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信不乐不问中事，是故今来闻般若波罗蜜，惊怪狐疑不信不乐。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闻般若波罗蜜，从一日至五日常问中事，用是故所生处，常得闻深般若波罗蜜，终不离所问。何以故？须菩提，是菩萨但能得闻问其中事，于行未备。

“须菩提，若有人或时欲闻般若波罗蜜，若不欲闻，志不坚固，或能于中起余因缘，譬如轻衣随风东西，当知是菩萨适学未久，不得真知识，未供养过去诸佛，不作功德善本所致，不勤学讽诵所致，未得六波罗蜜所致，未得内外空及有无空所致，不学六通、三十七品、萨云若所致。当知是新学少乐于法，不能书持般若波罗蜜受学讽诵，亦未能习行其事。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不念书持讽诵守行，乃至萨云若亦复不念学受亲近故，当知是辈或堕二地。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见深般若波罗蜜，不念书持受学亲近故也，是故其人便入二地，当堕罗汉、辟支佛道地。”

譬喻品第五十二

佛告须菩提：“譬如大海中船卒破坏，其船中人不取板木及取死人而抱持者，知彼人终不能得渡皆当俱没。所以者何？用各不取所依持故。其人若取板木檣者，径便得渡身得安隐，用取所依而以自济。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于信乐少虽得深般若波罗蜜，不讽诵受，不依亲近，不习行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亲近，当知是人中道有礙，不能逮得至萨云若，当取罗汉、辟支佛证。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信乐、有能、有念、有解、有施、有行，得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受学亲近讽诵，当知其人能受持深般若波罗蜜，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至萨云若终不中礙堕罗汉、辟支佛道，能教化众生净佛国土。

“须菩提，譬如有人持坏瓶行取水，当知不久如是烂坏。所以者何？用未成熟故。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虽有信乐、有念、有施、有解、有亲近、有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受持六波罗蜜，无沤和拘舍罗，又不受持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不受五通、三十七品，至萨云若亦不亲近，当知是人中道妨礙。须菩提，何等为中道妨礙？堕于罗汉、辟支佛道。

“譬如有人持成熟瓶，若诣河井、若诣陂池而行取水，当知是人得水来归安隐不失。所以者何？用瓶成熟故。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至信乐、有施念解、有行、有慧，受六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亲近萨云若，当知是人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无挂礙。

“须菩提，譬如大海有始成船，未牢撑治亦未庄办，便持财货著于船中乘有所诣，当知是船不久中道而坏，亡散财物各在一处，用是贾客无有方便，失所持物亡其大宝。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菩萨事，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有信乐信施念解，于功德少得深般若波罗蜜，亦不书持讽诵受学，于六波罗蜜亦不受学，亦不亲近萨云若事，无沤和拘舍罗。须菩提，当知是人中道妨礙离失大宝。大宝者萨云若，是中道堕罗汉、辟支佛道。

“譬如有智之人先治其船，办庄牢固，持物著中，乘有所至，当知是人必到所至，得其珍宝安隐无失。所以者何？用其船具牢强所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有大信乐、有施、有念、有解、有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深般若波罗蜜，便受学书持讽诵守行，于六波罗蜜皆有功德，于萨云若意常亲近，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挂礙，不堕罗汉、辟支佛道。

“须菩提，譬如有人年百二十，其人有病若风、若寒热。于意云何？其人宁能自起止行步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能。所以者何？是人已老，正使无病，犹尚不能起止行步，况复有病，筋力消尽，岂复能行有所至到？”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有信乐、有施、有念、有能、有行，于六波罗蜜功德中少，亦不亲近萨云若事，无沤和拘舍罗，当知是人中道妨礙，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不得深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

“须菩提，向者老公所病已愈，取两健人各扶一腋各持一臂，语老人言：‘安意莫惧，我当将公在所至处，终不相弃。’是人宁能有所至不？”

须菩提言：“世尊，能至所处。”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至信乐、有能、有施、有行、有慧，于六波罗蜜皆有功德，于萨云若意常亲近，有沤和拘舍罗，知是菩萨终不挂礙，堪任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不动转堕声闻、辟支佛道也。”

是时，世尊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为诸菩萨摩诃萨今问如来是事。若有菩萨以吾我意想奉行六波罗蜜，言‘我所为行六波罗蜜’已，便贡高菩萨，作是行者终不得度六波罗蜜。是善男子、善女人亦不知彼岸，亦不知此岸，不为六波罗蜜所持，不为萨云若所持，中道堕罗汉、辟支佛地，亦不出生于萨云若。

“须菩提，云若菩萨无沤和拘舍罗？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不以沤和拘舍罗行六波罗蜜，于六波罗蜜皆有吾我想、我有所为，行六波罗蜜而自贡高。何以故？六波

罗蜜中初无有是念有所分别，有是念者常住此岸，但知此岸不知彼者，不为六波罗蜜所持，亦不为萨云若所持，中道堕罗汉、辟支佛道，亦不出生萨云若中。须菩提，如是菩萨不为沤和拘舍罗所持，便堕罗汉、辟支佛中。

“须菩提，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沤和拘舍罗所持，不堕罗汉、辟支佛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无吾我念，于六波罗蜜而不贡高。何以故？六波罗蜜中亦无有念，亦不贡高。菩萨知此岸、知彼岸者，为六波罗蜜所持，为沤和拘舍罗所持，出生萨云若，不堕罗汉、辟支佛道。须菩提，菩萨作如是行者，为不堕罗汉、辟支佛道，为六波罗蜜所持，为沤和拘舍罗所持，为萨云若之所护。”

随真知识品第五十三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新学菩萨云何学六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新学菩萨欲学六波罗蜜者，当与真知识相随，常当承事，又复当与能解说般若波罗蜜者相随亦亲近。有能解说是般若波罗蜜者，常当呼人劝助，令学六波罗蜜，当守奉行，当持是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莫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批于五阴，亦莫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批六波罗蜜，莫批于内外空及有无空，莫批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莫批萨云若。所以者何？不批五阴者便逮得萨云若，不批六波罗蜜者便逮得萨云若，不批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者便逮得萨云若。当言：‘善男子，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中莫起想著之意。所以者何？善男子，是五阴非可著者，亦莫于六波罗蜜有所著。善男子，六波罗蜜亦非可著者，亦莫著于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乃至萨云若亦莫有著。所以者何？萨云若者亦非有著。亦莫起著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亦莫起著于菩萨乘，亦莫起著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善男子，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非可著者。何以故？诸法之相皆悉空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甚慊苦于空无相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得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须菩提，菩萨甚慊苦于空无相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阿惟三佛。

“须菩提，为世间故，愍念世间，安隐世间，欲救世间一切众生，以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归，为世间作护，为世间作灯明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作将，为世间导，为世间舍，为世间趣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诸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脱五道安隐众生，著无畏岸坦然泥洹，以是故为世间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云何菩萨欲安隐世间？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诸有众生有苦恼忧悲者，皆悉度著无忧之岸坦然泥洹，是故菩萨为世间安乐。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作救？是菩萨摩诃萨，世间诸有生死勤苦救世众生，令脱众苦以法救化，次以三乘而度脱之，是故菩萨为世间救。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护？世间众生有生死之法护令不生，众生皆有老病死法护使不老不病不死，有忧悲者护令得至无余泥洹，是故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护。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舍？是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为世间说诸法无礙，是故菩萨为世间舍。

“云何菩萨为世间灯明？菩萨摩诃萨于三界冥中，拔诸众生令立泥洹，是故菩萨为世间灯明。

“云何菩萨为世间将？是菩萨得阿惟三佛时，为世间说色非我所是为非色，痛、想、行、识亦非我所是为非识，乃至萨云若为非我所是为非萨云若。

“须菩提，如色非我是为非色，如色非我诸法亦尔。”

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五阴非我所诸法亦尔，如是菩萨为不逮觉诸法。何以故？色者无所分别，乃至萨云若亦无所分别，亦不言是五阴，亦不言是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五阴无所分别，至萨云若亦无所分别，亦不言是五阴，亦不言是萨云若。

“须菩提，是亦为大慊苦，常行是法而不厌倦亦不懈怠，菩萨言：‘我亦当逮觉，亦当持是清净之法宣示未学者。’须菩提，是故菩萨为世间说非我所。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渚？譬如江河洹海断流绝域可止顿处，是谓为渚，于人有益。当来、过去五阴两断，当来、过去萨云若亦两断，如是断者诸法亦断，诸法断者当来、过去亦断。如是断者，是则为净，是则为快，是则为真实，是则为空，爱尽无倚无余无尘，是则为泥洹。须菩提，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便分流是清净法化、真谛法化以济众生，是故菩萨为世间渚。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将导？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为世间众生说五阴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作是说法从须陀洹至阿罗汉、辟支佛法，为是辈说五

阴不生、五阴不灭，持是法教流布世间。须菩提，是菩萨得阿惟三佛时作是说法，是为世间将导。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趣？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说五阴如趣空，说萨云若如趣空，五阴空者则无所趣，亦不趣亦不不趣。何以故？五阴与空亦不来亦不去。作是说法者，为众生说萨云若空亦不来亦不去，所趣而无所趣。须菩提，是故菩萨为世间趣。

“须菩提，何以故？诸法过者，如空，一趣不复还。何以故？空亦无来亦无去，诸法所至亦无有相亦无有愿。何以故？相愿一过不复还故。相愿亦不来亦不去，诸法所至亦无所至亦无有行，亦无有生亦无有灭，亦无有著亦无有断，如梦、如幻、如响、如影、如化、如焰，诸法亦如是一去亦不复还。何以故？化者亦无去亦无有来。

“须菩提，诸法所至无有边际亦不复还，诸法亦不动亦不不动，诸法亦不来亦不去，诸法亦不合亦不散，诸法无我、无命、无寿。须菩提，众生尚无所有，况当有往还？须菩提，诸法所住有常，诸法所住有乐，诸法所住有净，诸法所住有我，诸法无常、苦、无净、非我，诸法所住者有淫怒痴见、有身见，是诸法住亦如如住、如法性住、如真际住、如普住、如不思议性住、如不动移住，是所住处亦不来亦不去。何以故？诸法亦不来亦不去，诸法住如五阴。何以故？五阴尚不可见，何况当有去来？诸法住如六波罗蜜，是住亦无有还。何以故？六波罗蜜尚不可见，何况当有往还？诸法住如内外空及有无空、如三十七品住、如十八法住、如十八法亦无去亦无来，诸法住如声闻、辟支佛道住，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住亦无往还。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往还无所有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罗蜜谁能解者？”

佛言：“菩萨摩诃萨从过去佛所作功德，供养无央数百千诸佛，久与真知识相得者，是辈人能解是深般若波罗蜜耳。”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有何等相，能解是深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于淫怒痴断者，则是其相。须菩提，能解深般若波罗蜜者，淫怒痴像则为已断也。”

解深品第五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解深般若波罗蜜者，为至何趣？”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能解深般若波罗蜜者，当趣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如萨云若所趣者，是为菩萨摩诃萨解深般若波罗蜜。趣萨云若者，则为一切众生作导。”

须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念诸法，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无端绪。”

佛问须菩提：“念般若波罗蜜者，何等为无所念？”

须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五阴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吾我众生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六波罗蜜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须陀洹至萨云若为无所念。”

佛言：“善哉！善哉！如须菩提所言，念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念五阴，乃至萨云若为无所念。

“须菩提，六波罗蜜者，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之所应护。有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不入六波罗蜜，亦不入萨云若。行般若波罗蜜者，不随他人语，不信余道，亦不持作要。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不杂淫怒痴行深般若波罗蜜。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初不离六波罗蜜，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亦不恐惧，亦不厌倦，终不转还常思念闻，闻已受持讽诵守行，应般若波罗蜜教。须菩提，当知是阿惟越致菩萨，前世已曾闻般若波罗蜜中事，亦讽诵受持已行中事。何以故？不恐不惧，从久远以来，常行是深般若波罗蜜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亦不动还者，云何于行倍复增益？”

佛言：“行般若波罗蜜者如应萨云若。”

“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

佛言：“如依应空、无相、无愿，为应依深般若波罗蜜。依深般若波罗蜜者，如依虚空，如依无所生，如依无所灭不依于著而依于断，如依于如、依于法性、依于不思议、依等无作，如依梦。”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依般若波罗蜜者，如依虚空、如依梦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者，不依五阴，不依萨云若作行。”

佛语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依五阴，亦不依萨云若。五阴及萨云若，亦无有作者，亦非不作，亦无来亦无去，亦无所止亦无所作，亦无所出亦无所入，亦无有数亦无有限。无数无限者，亦无有能逮觉者，从色至识无能逮觉者，亦不从六波罗蜜

能逮觉者，亦非萨云若慧能逮觉者。何以故？五阴如、萨云若如，五阴与萨云若如俱等无异，十八法如、萨云若如亦等无有异，一等无有二。”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八 叹深品第五十五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以天名华而散佛上，来诣佛所头面作礼，叉手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难晓难了！不可思议！是智者之所知，是一切世间所可信者，是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道径。从是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皆是般若波罗蜜之恩，是为一教。一教者，五阴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五阴，萨云然如五阴如，萨云然、五阴一如无二，佛如及萨云然如亦无有二。”

佛告诸欲色天子：“如是，如是，如诸天子所言，五阴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五阴，佛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佛，一如无有二。以是故，诸天子，如来坦然无为而不说法。何以故？是法甚深清净，难晓难了，特可信故。诸如来之道于过去、当来、今现在无有逮觉者，于法无有二者，是乃为法。

“诸天子，如虚空之甚深微妙，是法亦如是；以如法之深妙故，是法深妙；法性、不可思议性、真际、无涯底、无来无往、无著无断、不生不灭甚深微妙无有逮觉者，以无有逮觉者甚深微妙故，般若波罗蜜甚深微妙。诸天子，以诸法甚深微妙故，众生、我、人、寿命亦复甚深微妙，五阴深妙，六波罗蜜深妙，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萨云若甚深微妙。以是甚深微妙故，诸天子，般若波罗蜜法甚深微妙。”

诸欲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是法于世间特可信者。如是说者，亦不受五阴亦不不受，乃至十八法亦无所受亦不不受；如是说者，从须陀洹乃至萨云然，亦不受持亦不不受，持诸世间者皆是受持。云何受持？五阴是我所，我是五阴所，十八法是我所，我是十八法所，从须陀洹至萨云然皆是我所，我是萨云若所，是为世间受持。”

佛告诸天子：“如诸天子所言，是法亦不受持五阴，亦不受持萨云然。诸天子，诸有受持行五阴者，受持萨云然行者，则不堪任行六波罗蜜，亦不堪任行萨云然。”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法不逆于诸法而有顺。何等法顺？是法顺六波罗蜜，是法顺内外空及有无空，顺三十七品至萨云然，是为顺法。是法于诸法无所礙。云何无礙？不礙于五阴，至萨云然亦无所礙，是法无礙之相譬如虚空。何以故？其住如法性，如真际，如不思议性，如空、无相、无愿。是般若波罗蜜法亦不生亦不灭，以五阴不生不有故，乃至萨云若亦不生亦不有。是法无有迹，以五阴迹不可见故，至萨云若迹亦不可见。”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尊者须菩提诸弟子中佛之真子，何以故所说但说空无缚之法？”

时，须菩提语诸欲色天子言：“如卿所说，诸弟子中我为真子，云何为真子？”

诸天子报须菩提言：“佛从如生无去无来，须菩提如亦不来亦不去，以是故，须菩提从佛生。

“佛之如者则为一切诸法之如，如诸法如则佛之如，如者亦复非如，是故须菩提为从佛生。

“如佛如住，须菩提如亦如是住；如佛之如无作无为亦无所有，须菩提如亦复如是。如佛之如无所挂礙，诸法之如亦无所礙，如佛之如、诸法之如一如无二亦无作者，无作之如常尔无不不尔，从有如尔无不尔时常一无二，以是故知尊者须菩提从如来生。

“如佛之如亦无所坏，须菩提之如亦无所坏亦不不坏；如佛之如亦不可见不可破坏，须菩提如亦复如是；如佛之如，亦是诸法之如亦无他如，尊者须菩提亦复如是。以是故知，须菩提真从佛生如佛之如。

“不过去、当来、今现在，诸法之如亦无去来今，是故知须菩提为从佛生。

“过去、当来、今现在如亦是佛如，佛如者亦是过去、当来、今现在如，等一无二；五阴之如、如来之如亦一无二；吾我寿命众生之如，如佛之如亦一无二；六波罗蜜如、内外空如及有无空如、三十七品如，乃至萨云然如，如佛之如一如无二。

“何等为如？须菩提，如者，菩萨所可逮觉，得如来名号者是。”

说是如品时，三千大千刹土地为六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四面都涌则中央没，适中央涌四面都没，是为六反震动。

是时，三千大千刹土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以天名华、名香、栴檀用散佛上，及散须菩提上，同时叹言：“世尊，甚奇！甚特！尊者须菩提，乃从如来如生真佛之子。”

是时，须菩提更为诸天子说言：“诸天子，须菩提者，亦不从五阴生，亦不从五阴如生，亦不离五阴如生；亦不从萨云然如生，亦不离萨云然如生；亦不从有为无为如生，亦不离有为无为如生。何以故？是诸法皆无所有故，亦无法可著乐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者及尔法住道法，甚深！甚深！五阴尚不可见，况五阴如？乃至萨云然尚不可见，况萨云然如？”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者甚深，五阴及萨云然尚不可见，况萨云然如？舍利弗，如者甚深，说如及尔。”

尔时，二百比丘僧漏尽意解，五百比丘尼远尘离垢法眼生，五千菩萨天及人得无所从生法忍，六十菩萨漏尽意解。

佛告舍利弗：“是六十菩萨已便供养五百佛，已尽行六波罗蜜，不持沤和拘舍罗，种种学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不以沤和拘舍罗行施、行戒、行忍、行精进、行禅，种种相行不得一定菩萨之道，便得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道。舍利弗，菩萨虽得空、无相、无愿之道，离般若波罗蜜，不持沤和拘舍罗，便证真际得弟子乘。”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得空、无相、无愿之法，离沤和拘舍罗，真际作证便得弟子乘？云何俱得空、无相、无愿之法，得沤和拘舍罗，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舍利弗言：“诸有离萨云然意，念空、无相、无愿之法，不与沤和拘舍罗俱者，便为弟子乘。

“舍利弗，菩萨得空、无相、无愿之法，应萨云然不离沤和拘舍罗者，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譬如大鸟，身长一百俞旬、二百俞旬、三百俞旬，无有两翅，欲从忉利天上来下至阎浮提，已下中道，复欲还去至忉利天上。舍利弗，是鸟宁得如意周旋往反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

“假令是鸟来下至地，欲使身不痛，宁得不痛耶？”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不痛或闷或死。所以者何？其身长大无有翅故。”

“舍利弗，正使是菩萨如恒边沙劫，相行五波罗蜜，虽得大道欲发大意，欲逮无量觉慧，离般若波罗蜜无沤和拘舍罗者，便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离沤和拘舍罗，离萨云若，离般若波罗蜜，行五波罗蜜，便堕罗汉、辟支佛道。

“舍利弗，菩萨虽于过去、当来、今现在佛所作功德，戒性、忍辱、精进、一心、智慧，皆作相著，是为不晓如来戒性、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亦不知亦不见但遥闻空、无相、无愿之法，但想闻声，以想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想念言：‘是为菩萨所住处也，是为佛所住处，是为声闻、辟支佛所住处。’舍利弗，菩萨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持是功德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想。

“舍利弗，菩萨发意念萨云然，不离六波罗蜜，不离沤和拘舍罗，不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戒性、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性，不以想著，于空、无相、无愿亦不以想。舍利弗，当知是菩萨不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从发意以来

，不以想行六波罗蜜，不以想于过去来今佛戒性、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性，皆无想著。舍利弗，不以想行六波罗蜜，不以想行萨云然，是则为菩萨沤和拘舍罗。”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我今从如来所闻，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以为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以是菩萨从发意以来，初不见法有逮觉者，亦不见甫当逮觉者，亦不见已逮觉者，五阴至萨云然亦复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若有行菩萨道者，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当知是辈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便有狐疑。何以故？用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行六波罗蜜皆于中有想，以是想故当知有狐疑。是故，世尊，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不当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住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亦无想无倚，行五波罗蜜者乃至萨云然亦无想倚。”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难得！所以者何？为菩萨者尽当逮觉诸法而无所得。”

佛言：“如是，如是，诸天子，甚难！我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所成，亦无所得，亦不见法有所成得。所以者何？诸天子，诸法常净故。”

须菩提白佛言：“如我今从佛所闻，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甚难得！如我意者，快哉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法空无所逮觉故。于空法中诸法不可得，亦无有法逮觉不逮觉者。所以者何？随如法不增不减，学五波罗蜜至萨云然，是法皆空，亦不可见，亦不可得。以是故，世尊，快哉菩萨逮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五阴、五阴自空，萨云然慧事自空。”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以是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难解！难得！虚空亦不有念言‘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亦不念‘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法如虚空故。菩萨解诸法如虚空，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菩萨知诸法如虚空，快哉难成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恒边沙等诸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动还。以是故，须菩提，甚快难成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于意云何？五阴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动还耶？”

舍利弗言：“不。”

“乃至如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动还耶？”

舍利弗言：“不。”

“于意云何？颇有异离五阴为还者无？颇有离萨云然还者不？”

舍利弗言：“无。”

须菩提言：“舍利弗于意云何？五阴如为还不？萨云然如为还不？”

舍利弗言：“无。”

“颇有离五阴如、离萨云然如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

“于舍利弗意云何？如法、法性、法住、道法、真际、不可思议性，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

“颇有离如乃至不可思议性有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是义，是法亦不可得。”

“何所法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还者？”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如尊者须菩提所说法忍，无有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动还者。如来所记菩萨三乘之行皆无有处，如须菩提所说为一乘耳。”

邠耨曼陀尼子语舍利弗：“须菩提为欲说一菩萨乘耶？当问须菩提。”

舍利弗问须菩提：“云何为欲说菩萨一乘行耶？”

须菩提报言：“卿欲于如中说三乘耶？罗汉乘、辟支佛乘、菩萨佛乘？”

舍利弗言：“不也。”

须菩提言：“于舍利弗意云何？于如中颇有三乘不？”

舍利弗答言：“无有。”

须菩提言：“颇于如中有一事、二事、三事不？”

舍利弗言：“无。”

“颇于如中见一菩萨不？”

答言：“无也。”

“是法名无为无所有法，云何欲于中求索三乘，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于如出生诸法，闻是不恐不厌不还，出生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佛叹须菩提：“善哉！善哉！汝之所说皆是佛事，菩萨闻是诸法皆出于如，不恐不惧不厌不还，当知是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当出何道？”

佛言：“是菩萨当出生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道。”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欲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云何住？”

佛言：“常当等意于众生，大慈普念无有偏党；当为众生执劳护念安隐，与语和顺无得中伤，视众生等如父、如母、如身、如子，以慈劝人令不害生，常劝众生令行十善，见人行正离于邪见代其欢喜。

“菩萨摩诃萨欲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住：自行四谛、四禅、四等行、四空定，劝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六波罗蜜，常劝教人行六波罗蜜，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自行八惟无、佛十种力、大慈大悲，自行逆顺十二因缘，劝人行逆顺，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声闻、辟支佛慧，劝人令行不证真际，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上菩萨位教人令进，自行神通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劝彼令学，见有学者代其欢喜；自灭习绪劝彼令灭，自寿命成就自受法住，劝彼住法，见彼为者皆代欢喜。

“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作是学，当作是住。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作如是学，如是住者，于五阴无有挂礙，乃至法住亦无挂礙。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真际学不受五阴，乃至萨云若亦无所受。所以者何？不受五阴则非五阴，不受萨云然则非萨云然。”

说是菩萨住品时，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

阿惟越致品第五十六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等当以何貌相像，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须菩提言：“解知凡人地及弟子地、辟支佛地乃至如来地，尽是一如而不分别，一无有二，入自身如等一入不分别。闻是如已直过无狐疑，于如无所失，所说无增减，亦不视他人长短，以是貌像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世尊，当复以何相像之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佛言：“诸法亦无形，亦无貌像，亦无有相。”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无形无像亦无相，为从何法转还而为阿惟越致菩萨？”

佛言：“于五阴转还，知是阿惟越致菩萨。须菩提，菩萨于六波罗蜜转还，于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转还，于声闻、辟支佛地及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转还。须菩提，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何以故？须菩提，五阴无有形，道亦无有形，是故菩萨于五阴转还及于道。何以故？五阴及道无有处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亦不观视外道及沙门、婆罗门所为所知所见，亦不观视诸外道家邪见直见，亦不狐疑，亦不批外道沙门、婆罗门戒，亦不狡戏堕诸邪见，不持香华、缯盖、幢幡奉诸天神，亦不教他人令奉邪见，以是像貌观其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不生下贱之家，不生八剧之处，不受女人身，以是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常行十善而不毁犯，常于梦中守行十善，教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以是像貌具足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为众生故，行六波罗蜜，自学十二部经，常作愿言：‘持是十二部经，劝勉众生，满众生愿。持是功德皆施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是像貌具足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于深经中亦不狐疑平相。”

须菩提白言：“云何阿惟越致于深法中无有狐疑？”

佛言：“是菩萨亦不见有法，亦不见五阴，亦不见道有平相狐疑者，以是像貌具足当知是为阿惟越致。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身口意行常慈柔软，身口意业常施众生，以是像貌具足当知是为阿惟越知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不与五盖事俱，初无恋慕于恩爱意，以是相故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坐起行步卧觉安详而不卒暴，以是相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净洁自喜无有尘垢，衣服床卧亦复净洁，少于疾病。凡人身中有八万种虫常侵食人，阿惟越致无复是虫。何以故？是菩萨功德过出世间、诸天鬼神、阿须伦上，为诸善本于功德中稍渐增益，身口意净，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菩萨受身口意净？”

佛言：“随诸善本，身口意净瑕秽即除，功德稍增瑕秽转灭，是为身口意净。以是三事净，过于声闻、辟支佛上，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不贪利养，不贪衣服，具足十二沙门法，行无嫉妒意，亦无愚痴贪利之意，无不等意，无懈怠意，无恶戒意，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志常安隐，意常深入一意，听受所闻法教与般若波罗蜜俱等意奉行，所有俗事皆与般若波罗蜜俱，有不入法性者皆见与般若波罗蜜合，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若魔波旬化作大小泥犁，一一泥犁中有无数亿千菩萨，皆在其中受诸苦痛，波旬指示语菩萨言：‘是诸苦人皆过去佛所授记菟，皆是阿惟越致菩萨，今皆堕是中受诸苦痛。今卿若是阿惟越致受记菟者，佛为授卿泥犁记菟，不为授卿菩萨记菟。卿不如舍菩萨道可得生天，不复受是泥犁勤苦。’须菩提，若是菩萨意不乱者终不堕泥犁中，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时，魔波旬复作沙门被服，至菩萨所言：‘卿前可所受六波罗蜜，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诸可行法，今疾悔之。疾悔过者可得解脱。汝前所可供养诸佛及弟子众，从初发意至于法尽，中间所作善本及劝助代欢喜之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汝疾舍是意早悔过。若舍若悔者，我便当语汝佛所说深经要法如来所教。汝所闻者皆非佛经，非如来教，是异道人所撰集耳。’若菩萨得是意乱狐疑者，当知是菩萨非如来所授记菟，是菩萨未正定住阿惟越致地。若菩萨不疑不乱不转意无所受，不信他事，不用他教，行六波罗蜜便自具足，疾逮萨云然慧道，自归之不受他教，譬如漏尽罗汉面自见法不信余教，魔终不能耶！”

“阿罗汉、辟支佛终不能转阿惟越致菩萨！”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罗汉、辟支佛不能动转阿惟越致菩萨。不能转者为不转还。是菩萨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正住阿惟越致地，尚不信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何况当信罗汉、辟支佛及魔波旬诸异学语？所以者何？初不见有法当可信者，亦不见五阴如有可信者，亦不见道如可信者。须菩提，当以是像貌观其相行，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魔复化作比丘被服形像，来至菩萨前语菩萨言：‘善男子，如卿所行，皆世俗事，非萨云然行。’魔复语言：‘我当断卿勤苦之本。’便为菩萨说像道法教，则是世事像道教者，或尔尸解，或说四禅及四空定言：‘善男子，是还正道，从是可得

须陀洹道，可至罗汉、辟支佛道。从我教者可断生死勤苦根本，用是勤苦为学之乎？随我教者，可生欲天，得生色天。’须菩提，菩萨闻是便大欢喜，不乱不转亦不狐疑，意复念言：‘今是比丘持是像法来为我说，益我不少。所以者何？像法所说不于须陀洹取证，至于罗汉、辟支佛道亦不取证，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取证。今受是比丘恩，我所应觉知之事今为我说，觉知是已当遍知三乘之事。’

“时，魔波旬知菩萨喜，语菩萨言：‘善男子，欲得知供养如恒边沙佛，衣被、饮食、床卧、医药菩萨者，不复从是过去恒边沙佛受行五波罗蜜，从彼诸佛所闻所问：菩萨摩诃萨当云何住？当云何行五波罗蜜、三十七品、大悲大慈？如诸佛所教：当作是行，当作是住，如菩萨所应从是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其教住，如诸行者逮萨云然。诸过去菩萨作是辈行，乃作尔所功德，尚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卿学以来甫尔，便当耶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菩萨闻是意无有异不恐不惧，倍复欢喜言：‘是辈比丘重复益我，令我得须陀洹至萨云然。’

“时，魔波旬知是菩萨意不动转，更复化作大比丘众示菩萨言：‘是辈比丘，诸漏已尽，发求佛意不能得佛，今皆取罗汉。如是辈人不能得成，况卿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觉知是魔事者，不堕罗汉、辟支佛道，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菩萨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不动还者，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作是念言：‘如佛所说菩萨尽奉持，不离诸佛教，至萨云然终不耗减。’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念言：‘觉知魔事者，终不耗减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当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于何所转而言不转还？”

佛言：“于五阴相还，于十二衰相还，于十八性相还，于淫怒痴相还，于见相还，于三十七品相还，于声闻、辟支佛相还，于佛相还。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萨，空像色貌法相上菩萨位，于不生法亦无所有，既无所有亦无所作，亦不作亦不生，是故名为无所从生法忍。菩萨得是忍者，则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九 坚固品第五十七

佛告须菩提：“彼魔波旬至菩萨所言：‘萨云若者与虚空等，有无之事皆空，是法及形亦复空。于空无之法初无能得，已过去者亦不能得空无之法，甫当来者亦不能得，有无之相皆空如空。汝唐勤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皆魔事，非三耶三佛所说。

诸贤者当觉魔事。卿作是意者，卿将无长夜堕恶趣中。’”

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若闻是所言，便当觉知是为魔事。‘魔欲坏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一切诸法有无之事虽与空等，一切众生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我当以有无之空为僧那僧涅，逮萨云若为众生说法使得度脱，当令众生得须陀洹道、得阿罗汉、辟支佛道，令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摩诃萨从发意以来，当坚其意不动不转，不信余事意已坚固，便行六波罗蜜便上菩萨之位。”

须菩提言：“云何，世尊，菩萨不动还者为阿惟越致耶？动还者为阿惟越致耶？”

佛报言：“不动转者是阿惟越致，动转者亦是阿惟越致。”

须菩提言：“是事云何，世尊？”

佛言：“从阿罗汉、辟支佛地动转者，是则阿惟越致；从阿罗汉、辟支佛地虽不动转者，是菩萨则为动转者。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有如是相者，彼魔波旬不能坏菩萨令不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欲得四禅则便能得，欲得灭脱禅亦复能得，欲得三十七品禅、空无相无愿禅皆悉能得，欲得五神通者悉能得之，虽受诸禅不取禅证，不取声闻、辟支佛证，自取所应以济众生。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常念于道不离于道，不贪形色，不贪身相，不贪巢窟，不贪六波罗蜜，不贪四等，亦不贪四空定，不贪神通，不贪十力及十八法，不贪佛国亦不贪教授众生，不贪见佛，不贪善本。所以者何？于空无法，不见空无无相之法有可贪者。何以故？一切诸法有无之事相皆空故。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已具足菩萨念，具足四事，行步、坐起、卧觉、出处安谛详审，终不卒暴，用意不妄。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为众生故，以沤和拘舍罗，现在居家五欲之中，施诸穷厄衣被饮食，随人所欲皆供给之，自行六波罗蜜劝彼使行六度，常称叹六度功德，见有行者代其欢喜。阿惟越致处于居家，满阎浮提珍宝施于众生，及三千大千国土珍宝布施众生初不贪惜，无有淫欲之意，常等法行语言谦下，不陵易于人，不使众生起于恚意。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

“复次，须菩提，和夷罗洹阅叉常随后护彼，阅叉等言：‘我常当护是菩萨，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使意不乱终不远离。’复有五性和夷阅叉，亦复侍护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令余小神及非人神无能得其便者。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信根、志根、精进根、三昧根、智慧根，诸根具足，人中勇猛不为怯弱。”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为勇猛？云何为怯弱？”

佛语须菩提：“于道意坚固不动还者，是则勇猛，不为怯弱，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道念常具足，不学咒术符书，不作蛊道，不作医师合和诸药，不学神仙外道卜相知他男子及女人意。所以者何？菩萨于空无法相不见是事，无有是相，常愿清净，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须菩提：“我今当说阿惟越致菩萨像貌相行，谛听！谛受！”

须菩提言：“唯，世尊，受教！”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离于道行，顺应五阴，顺应诸性，顺应诸衰。所以者何？五阴空故性衰亦空。所行不逆国事。何以故？住于空法亦不见法有增有减者。不逆盗事。何以故？以住于空于空法中，亦不见法有持来者、亦不持去者。不逆兵事。何以故？住于空性，亦不见法有多有少者。不逆斗事。何以故？住于空法亦不见法有憎有爱者。所语常顺。何以故？住于诸法空如亦不见有常无常故。

“须菩提，阿惟越致不说城郭事。何以故？住于虚空之空，亦不见聚，亦不见散，亦不见聚落之事。何以故？住于本际不见有得，不见有失。亦不说吾我之事，亦不说种种俗事，但说般若波罗蜜不离萨云然事。行檀波罗蜜不为贪嫉，行尸波罗蜜不为恶戒，行羼波罗蜜不为瞋恚，行惟逮波罗蜜不为懈怠，行禅波罗蜜不为乱意，行般若波罗蜜不为愚痴，行诸法空为诸法主非为非法之主，行于法性赞叹不坏法者，与诸如来缘觉弟子及诸菩萨及诸新发大道意者族姓男女共为亲友，常愿欲得见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愿欲见十方诸佛，随所见佛愿往生彼便得往生，昼夜意常不离诸佛之念。何以故？诸阿惟越致菩萨，随顺入欲界，奉行十善得生十方佛前，越第一禅至四禅，从四禅至无形禅，便得生十方佛前。须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住内空者，住三十七品者，住三脱门者，终不言‘我是阿惟越致’，亦不言‘我非阿惟越致’，自住其地终无有疑。何以故？初不见法有动转不动转者。譬如须陀洹自住其道亦不疑怪，阿惟越致亦譬如是，自住其地教化众生净佛国土，魔事适起即时觉知，不随魔教破坏魔事。譬如下愚之人，意欲怀逆恶至死不移，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自住其地亦譬如是，诸天及人、诸鬼神龙、诸阿须伦、诸魔波旬所不能移转。所以者何？出诸世间诸天、龙、鬼、神一切之上，自于其地具足五通

，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于诸佛所殖诸善本，问诸佛受诸教，所住处有魔事即觉知，以沤和拘舍罗处魔事著本际，自于其地亦不疑厌。所以者何？于真际无狐疑，知真际亦不一亦不二，以过罗汉、辟支佛地。

“须菩提，菩萨于是空无法相，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断亦不见著，亦不作念言‘我当得阿惟三佛’，亦不言‘我不得阿惟三佛’。何以故？以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相自空故。是菩萨自住无所乏短之地，不复悕望余事，无能坏是地者。何以故？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所有慧不与他人共。彼魔波旬化作佛像，来至菩萨所言：‘来取罗汉！亦无有授卿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者，卿亦未得无所从生法忍，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授卿记莂。卿亦未有是事，亦无是行，亦无是相，亦无是像貌任受记莂者。’须菩提，菩萨闻是不恐不怖、不疑不厌，意无有二者，是菩萨当自知‘我已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受记莂已’。所以者何？菩萨自知‘我有是事，堪任受莂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彼魔波旬复作佛形像来至菩萨所，便以魔事授与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莂，是菩萨即觉知，或能是魔、或能为魔所使作是像来，非是佛，但欲使我堕于罗汉、辟支佛耳。须菩提，若魔波旬复作佛像来至菩萨所，语菩萨言：‘汝所行者非佛所说，亦非弟子所说，但魔事耳。’须菩提，菩萨即知复是魔耳，或为魔所使是非佛也，‘欲坏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我意终不可转’。是菩萨意不可转者，以从过去诸佛受记莂已，以为住阿惟越致地。何以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堪任阿惟越致，以是当知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欲护持诸法故不惜身命。若菩萨摩诃萨以沤和拘舍罗，乃能作是护法不惜身命者，则为护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法已。”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不惜身命欲护法者，为欲护持何等法耶？”

佛言：“我说空法，愚痴之人骂詈诽谤言：‘是非法，亦非律行，又非尊教。’须菩提，为是法故，菩萨摩诃萨护持正法，菩萨当作是念：‘诸当来佛所可说法，我亦在是数中受记。是法亦复是我法，以是法故不惜身命。’须菩提，菩萨为是法故不惜身命，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闻说深法，亦不狐疑，亦不惊怪，诸佛所说皆能受持终不遗忘。所以者何？用得陀邻尼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得何等陀邻尼，能受持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法而不遗忘？”

佛言：“菩萨以得闻持等陀邻尼，便能受持诸佛经法而不遗忘。”

“世尊，如来所言非声闻所说，亦非天、龙、鬼、神所说，亦非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所说。”

佛告须菩提：“诸所有音声之名，是菩萨闻是初不惊怪意无狐疑，用得陀邻尼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

甚深品第五十八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萨大功德具足，不可称量功德具足。”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阿惟越致有大功德、不可得称量功德具足。所以者何？以得无礙无限之慧，非诸罗汉、辟支佛所能及故。阿惟越致住是慧中便受神通，亦非诸天世间人民所能及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能以恒边沙劫之寿，叹说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功德貌像相行具足，所入所住深奥之慧，行六波罗蜜，具足三十七品及萨云然，可令人得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功德者不？”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汝乃能问阿惟越致深奥之处，说甚深空、无相、无愿，说无所有，说无所生灭，诸淫垢，说泥洹净，说如，说寂真际法性，是诸深法皆是泥洹之像。”

须菩提言：“世尊，如是说者，但是甚深泥洹，非诸法之教耶？”

佛言：“须菩提，甚深亦是诸法之教也。须菩提，五阴甚深，六衰甚深，乃至于道亦复甚深。须菩提，五阴云何甚深？五阴如，如以是甚深，亦如道如，是故五阴甚深，道亦甚深。云何如如？夫如者，亦非五阴亦不离五阴，如亦非道亦不离道。”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甚奇甚特甚深微妙乃尔，除五阴，处泥洹；若道若俗之所有法，所作无作，有漏无漏，皆悉已除，处于泥洹。”

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应般若波罗蜜深妙之法，若念若持自念所住，当如般若波罗蜜教住，所学亦当如般若波罗蜜教。是菩萨尽具足如般若波罗蜜教，持是具足之念受无央数善本功德，舍无量劫生死之难，何况至意守行与般若波罗蜜、与道相应者！

“譬如士夫情多放逸，与彼端正女人克期，其女人有事不得时往。未到之间于意云何？彼人为有几意起想？”

须菩提言：“世尊，是想甚多！甚多！”

佛告须菩提：“菩萨奉行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至念一日意不转者，却若干劫生死之垢。是菩萨应般若波罗蜜行，一日所受善本功德，胜于菩萨但行布施如恒边沙劫。

“复次，须菩提，菩萨布施三尊如恒边沙劫。于意云何？其人殖福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不可称计。”

佛言：“不如是菩萨摩诃萨念般若波罗蜜，应行一日如般若波罗蜜中教，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因是乘疾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恒边沙劫之寿，为须陀洹作功德，及罗汉、辟支佛作功德，至三耶三佛作善本。于意云何？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已过罗汉、辟支佛地故，从菩萨位成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寿如恒边沙劫，行六波罗蜜。其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一日如中行六波罗蜜，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诃萨之母，住是般若波罗蜜中，具足诸佛法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恒边沙劫之寿行法之施。于意云何？其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一日法施，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者，则为不离萨云然。菩萨欲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当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恒边沙寿，行三十七品及空、无相、无愿，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一日如般若波罗蜜中教，行三十七品及十八法，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初不见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从萨云然有还者，离般若波罗蜜者便有动还故。须菩提，是故菩萨不当离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以恒边沙劫之寿，行六波罗蜜，所有财物饮食布施，以法布施及诸三昧事，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所可布施及法施与诸三昧事，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不可计。所以者何？如般若波罗蜜教者，于诸功德中为最第一。离般若波罗蜜念者，是为非念，亦为非求。

“复次，须菩提，菩萨欲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善于智求。须菩提，若有菩萨习行六波罗蜜者，寿如恒边沙劫，劝助过去、当来、现在诸佛及僧所作功德代其欢喜，持是欢喜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一日与般若波罗蜜教相应，持是功德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善于智求。”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从无所作为为最第一。若无所作、无所为者，云何而得正见、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至萨云然，成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不可从有所作得须陀洹至萨云然，成阿惟三佛。行般若波罗蜜布施，亦不求有所作，亦不有是布施意，常念言‘是布施空亦无所有’。何以故？是菩萨学善于内外空及有无空故。须菩提，菩萨住是空已，观诸所作作是空观，已则不离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则受无有数、无有限、无有量诸福功德。”

须菩提白佛言：“无有数、无有限、无有量，有何等异？”

佛言：“阿僧祇者为无有数，有数身亦不可得，无有数身亦不可得。无有量者，当来、过去、今现在不可限、不可量，亦不可思议。”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可使五阴不可量、不可数、不可限不？”

佛言：“有是。”

须菩提言：“世尊，何因五阴不可量、不可数、不可限？”

佛言：“五阴空，不可数，不可量。”

“云何，世尊，但五阴空，诸法为不空耶？”

佛言：“我初不说诸法空耶？”

“世尊，亦说诸法空耳。世尊，空者，为是不可尽，为是不可数，为是不可量。空者，不可数，不可量，亦不可平相。世尊，是法义解亦不可得若干。”

佛言：“如须菩提所说无异，以诸法不可得故。佛说若干不可得，是法空、无相、无愿、无所有、无所生，是为灭，是为泥洹，是为如来无尽至于泥洹。”

须菩提白佛言：“未曾有，世尊，甚奇！甚特！如世尊所说无所得法，我听世尊所说诸法亦不可得，以诸法不可得，空亦不可得。不可得义为有增减不？”

佛言：“无有增减。”

须菩提言：“六波罗蜜亦无增减，三十七品亦不增减，八惟无禅、四无礙慧、四等、佛十八法及十种力、四无所畏亦无增亦无减。”

须菩提言：“世尊，若是法从六波罗蜜至四无所畏若有增有减者，便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如是，如是，不可得之法亦无增亦无减。若行般若波罗蜜，若念般若波罗蜜，若习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亦不念言‘我增六波罗蜜’，亦不念‘我减六波罗蜜’，当作是念‘但有名故有六波罗蜜’，持是所念，持是发意，持是善本，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诸法如。”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诸法如？世尊，何等为诸法之如，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五阴之如，泥洹之如，是故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亦不增亦不减。是故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倍复精进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诸法有增有减者，是故不可得法亦无增减。须菩提，是故六波罗蜜亦不增减，至四无礙亦不增减。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不增不减之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用初时意得成？为用后头意得成？前意后意各各不俱，云何善本得聚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世尊，是不俱不同之意，云何有所成功德，不成不聚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我当为汝说譬喻，诸有智之士以譬喻得解。于意云何？譬如灯炷，始然之时，为用初明得然？为用后明得然？炷燋之时为用初时明燋？为用后时明燋？”

须菩提言：“世尊，亦不用初头焰得然，亦不离初焰因缘得然；亦不用后焰得然，亦不离后焰因缘。”

“须菩提，菩萨亦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意因缘；亦不用后意得，亦不离后意因缘得。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从初发意至十住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世尊，云何从十住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先从智地观地，具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八辈观地、薄地、离淫地、已办地、辟支佛地、菩萨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佛地，具足佛地已，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于是十地学，亦不从初发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发意得，亦不以后意得，亦不离后意得。”

须菩提言：“世尊，十二因缘起甚深！不以初发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发意因缘；亦不用后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后意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于意云何？意已灭可复使更生不？”

“世尊，已灭不复生。”

“须菩提，意已生为是灭法不？”

“世尊，是实灭法。”

佛言：“已灭法者是为灭不？”

“世尊，不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为正尔住不？”

“世尊，住如如住。”

佛告须菩提：“若如住者，真际住当如如耶？”

“不也，世尊。”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如者为甚深不？”

“世尊，甚深！甚深！”

“须菩提，如者为是意耶？”

“不也，世尊，如非意。”

“须菩提，意为离如耶？”

“不也，世尊。”

“须菩提，如以如为相见不？”

“不也，世尊，如如不相见。”

“须菩提，如是行者，为行深般若波罗蜜不？”

须菩提言：“世尊，如是行者为行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言：“作如是行，为行何法，世尊？”

佛言：“作是行者为无所行。何以故？行般若波罗蜜者无若干行。”

“世尊，夫如者，亦无若干，亦无作若干行。”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行何等？”

对曰：“为行毕竟无有二处。”

佛言：“行毕竟者，为有若干行，为有相行耶？”

“无有，世尊。”

佛言：“无相为有相念耶？”

“无有，世尊。”

佛言：“云何有相念？”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作是念有相无相。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具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沤和拘舍罗于诸法无所念亦不不念。何以故？菩萨知一切诸法相皆空故。住空法为众生故行三三昧，持是三昧教化众生。世尊，菩萨摩诃萨何等三三昧？”

佛言：“住是三昧者，与空、无相、无愿相应。一切众生皆著于空，著于相、愿，菩萨摩诃萨安处众生以空、无相、无愿之法，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以是三事教化众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 梦中行品第五十九

尔时，舍利弗语须菩提：“菩萨于梦中行三事三昧，空、无相、无愿，于梦中行是，宁有益于般若波罗蜜不？”

须菩提报舍利弗言：“若于昼日有益于般若波罗蜜者，夜梦中亦当复有益。所以者何？昼夜梦中等无异。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若有般若波罗蜜者，于梦中便当念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语须菩提：“若菩萨于梦中有所作，宁有所成受不？如佛所言诸法如梦，是故无所成、无所受。何以故？梦中初不见有法有所成者，有所受者亦无所得。若梦觉已，宁有所得不？”

须菩提言：“若于梦中有所害杀，言‘我杀是快耶！’，觉已念梦中所作，是云何？”

舍利弗言：“皆有因缘，无因缘终不起。”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事有因缘，有缘有念，有念有事，事从闻见，便有觉意，便有著断，不从不闻不见而有缘起。是故，舍利弗，以因缘故，有事起，有念生。”

舍利弗言：“云何须菩提所念所作，佛言皆寂？云何所作有缘、有起、有所成受？”

须菩提言：“起想便有因缘，有缘便有事，有事便有念。”

舍利弗言：“若菩萨于梦中行六波罗蜜，持是功德念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有所施作不？”

须菩提言：“今弥勒菩萨摩诃萨，为世尊所记，在是可问。弥勒能解，当从其问。”

舍利弗白弥勒言：“我所问者，须菩提言弥勒能解，今仁者当为我等解。”

是时，弥勒语舍利弗言：“卿等欲使我当以名、以色、以痛想行识而发遣耶？当以何事而解说乎？当以色空而发遣耶？当以痛、想、行、识空而发遣乎？色空亦无能发遣，痛、想、行、识空亦无所发遣。我初不见法有能发遣法者，亦无有受记荊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亦无受荊处者，是法都无有二。”

舍利弗言：“如仁者所说为得证也。”

弥勒答言：“虽作是说，我亦不得证。”

舍利弗意念：“弥勒菩萨辩才深入于六波罗蜜中，种种发遣而无所倚。”

佛告舍利弗：“汝颇见是法得罗汉证者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见是法有得证者。”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言：是法已受荊，是法当受荊，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菩萨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亦不有疑‘我当得阿惟三佛’，亦不疑不得。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檀波罗蜜时，若见有众生，有饥渴者，衣不盖形、孤贫穷厄、不能自存者，当起大哀愿：‘我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使我境界无有是辈困苦之类，使我佛土所有衣服饮食之具，如四天上，如忉利天第六天王，所有饮食衣服自然。’须菩提，菩萨作是行者，便为具足檀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尸波罗蜜，若见众生有不慈意残杀众命、邪见疑网、犯十恶者，见有短命、多病、少威、丑无颜色、形残羸劣、极下贱者，起大悲意：‘使我奉

行尸波罗蜜。我得佛时，使我境内无有是辈。’菩萨如是为具足戒，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须菩提，菩萨行羼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瞋恚意，捶杖、刀矛、瓦石相加相伤杀者，起大愿言：‘我当行忍至得佛时，令我境内无有是辈诸恶事者。我作佛时，令我国土中一切众生，皆同慈意，和志相视，如父如母、若兄若弟相向无害。’菩萨作是行者，为具足忍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惟逮波罗蜜时，若见众生于三乘法起相懈怠无精进者，复起大愿：‘我当自勉精进不懈。我得佛时，令我国中众生精进于三乘法各得度脱。’菩萨如是为具足精进，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禅波罗蜜时，若见众生行五盖事，一者、淫泆，二者、瞋恚，三者、睡卧，四者、调戏，五者、疑网，离于四禅、离四空定者，起大意愿：‘令我常当行禅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得佛时，令我国土一切众生无乱志者。’菩萨如是为具足禅，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犯恶者，若俗若道离正见者，行无道之事者，言无报者，言便断者，言有众生者，作是见已起大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净佛国土教化众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是辈邪见之事。’菩萨如是为具足般若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在于三际，一者、直见际，二者、邪见际，三者、亦不在邪亦不在正见际，是以‘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人不见邪见，不闻邪见之声。’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泥犁、薜荔、畜生、蠕动之类，当发大慈：‘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不闻有三恶道之名。’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大地山陵沟坑、荆棘草木、不净秽恶，发普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得佛时，令我国土皆平如掌，令我国人不见诸秽。’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大地无有金宝但纯以土，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得佛时，令我土地从下际以上纯以黄金为地。’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所恋著者，发是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人莫有所恋著。’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四姓，刹利、梵志、田家工师、长吏将帅，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四姓，纯以一姓。’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上中下家者，复发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一切众生，无是优劣有上中下。’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种种色，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人无若干色，皆悉端正得第一色。’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国主，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土无有王者之号，但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为法王。’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五趣之行，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使我国人皆令无有五趣之行，等以三十七品为行。’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四种生，卵生、湿生、胎生、化生，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三生，等一化生。’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诸众生无有五通，无有光明，复发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中尽得五通，皆有光明远有所照。’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大小便利，发意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人等如天身无复便利之患。’菩萨行六波罗蜜时，发大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土无有一日一月一岁十岁，都无此数。’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短命，发大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人寿命极长无有限数。’菩萨如是便具足六波罗蜜，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无有相者，发大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人普得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无有善本，‘我成阿惟三佛时，令我国人具足善本，等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作是念者具足六度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言：‘我当勤力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令我国中无有三垢四病。’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言：‘我当勤力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我作佛时，使我国中无有二道之名，普等至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成阿惟三佛，‘使我国土中不闻顽很之名’。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当作是念：‘我未便成阿惟三佛，先当知我寿命、光明、比丘僧数，然后乃成阿惟三佛。一切无有能知我年寿、劫数、比丘数者！’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作如是念言：‘我作佛时，令我一国大如恒边沙佛国。’菩萨如是为具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当作是愿：‘生死道长众生甚多，虚空无边，众生之性亦无有边，于中亦无生者，亦无泥洹者。’如是念者，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恒加调品第六十

尔时，坐中有一女人名恒加调，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长跪叉手，白佛言：“我亦当奉行六波罗蜜摄取佛国，如世尊说般若波罗蜜事。”

是女人叹佛已，以金银花及水陆花、著身璎珞金色之氍而以散佛，当头上化成四柱宝交露台，严事净如是未曾有。

是女人言：“持是功德施与众生，皆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世尊知女人意便笑，如诸佛法，若干色光从口中出，遍照诸十方无央数佛刹，绕身三匝还从顶入。

时，阿难从坐起，整衣服长跪叉手，白佛：“佛何因笑？愿闻笑意。”

佛告阿难：“是恒加调弟，当来之世当作佛，号名金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毕女人身受男子形，后当生于妙乐佛国，于彼国修梵行。是菩萨摩诃萨在所生国，常有金华名号，于彼刹尽其寿普游诸国，从一佛至一佛不离诸佛。阿难，譬如转轮圣王，从一观至一观，从生至竟足不蹈地；是金华菩萨亦复如是，至成阿惟三佛未曾不见佛。”

时，阿难意念：“是金华菩萨后作佛时，诸会菩萨为是佛会？”

佛知阿难意之所念，告阿难言：“如是，如是，当知彼时菩萨会者是为佛会。彼比丘僧甚多不可计，不可以千数、万数、亿数，无有限量。阿难，是金华菩萨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时，其国土所有一切众恶诸不善事悉皆无有，如向所说般若波罗蜜净妙国土，等无有异。”

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弟从何佛以来殖功德本？”

佛告阿难：“是弟乃从提和竭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始发道意，亦复以金华散提和竭佛，散彼佛时意亦愿言：‘持是功德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我以五华散提和竭罗佛上，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时彼佛知我功德具足，便记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蒭，是金华菩萨尔时见我受记便发愿言：‘我亦当受蒭，如是菩萨受蒭。’阿难，是金华菩萨乃从提和竭罗初始发意。”

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女人以办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是弟以为成办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问相行愿品第六十一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行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当云何入？当云何行？当云何行三十七品？当云何念？”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观五阴空，乃至欲界、色无色界观空，当作是观，意而不乱于诸法无所见，适无所见于诸法不作证。何以故？善学于空法故。至于得证亦不断诸法，不决定于诸法所可得证，亦不见证，亦不见是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佛所说，菩萨不于空法取证？云何住空而复取证？”

佛告须菩提：“观空具足，无所乏短，亦不念言‘我当受证’，是亦非证。菩萨之法所应所行，不以证为期，但以行为期。菩萨亦不定意，亦不有所而系意，于三十七品而不耗减，亦不受漏尽之证。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以具足于深妙之法故。何以故？菩萨已住于三十七品，作是知言：‘是为行时，非为证时’。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言：‘今正是行五波罗蜜时，非是证时；今正是行三十七品时，非是证时；今正是行三三昧时，行十种力、四等、大慈大悲，是行萨云若时，非是须陀洹、罗汉、辟支佛道证时。’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因三三昧行空、无相、无愿三昧，因三十七品行根、力、觉意法，亦不取证，因三十七品而行，作行不受声闻证。

“须菩提，譬如士夫端正勇健，猛于兵法，坚持铠杖，具足悉晓六十四能，皆明诸术，众人无不爱敬者，所作事物无不成办，见众敬恃倍复欢喜。若以他事当有所至，道过厄难危险之处多有怨憎，彼怨家者亦复勇猛，所将群从父母大小莫不惊怖。时勇猛者，安隐父母，慰诸群从，言：‘莫有恐畏，我有术能无所乏短，自当得脱此诸厄难。’既得脱难降伏怨敌，而无所害以至所在，安隐父母群从莫不欢喜。所以者何？用是男子勇健雄猛、具足诸术无乏短故。”

佛告须菩提：“菩萨以四等意慈悲喜护，为众生故具足六度未得漏尽，开萨云若之大径路以住于空、无相、无愿，亦不以空、无相、无愿随至为证，具足不堕罗汉、辟支佛地。譬如众鸟，飞行空中而不堕地，亦不住空。菩萨如是行空、无相、无愿三昧而不取证，度于罗汉、辟支佛地，悉当具足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及十八法、萨云然慧，终不取证。

“须菩提，譬如士夫，壮勇多力善于射术，仰射虚空，寻以后箭射于前箭，箭箭相拄不得令箭有堕地者，意欲令堕便止，后箭不复射者尔乃堕耳。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沤和拘舍罗所持，殖诸功德具足一切众善之本，一事不具终不中道取证；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功德具足尔乃于真际作证。是故，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具足是上诸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学是慊苦甚难！作是学者，为学真际，是为学如，为学法性，为学本空，为学自空，为学三脱。如是所学而不中道有厌，世尊，大哉！甚奇！甚特！”

佛告须菩提：“所以者何？菩萨有愿志不舍一切众生故。须菩提，菩萨若有意不舍众生，尽当度脱一切众生于无端绪之法，出生三脱门，当知是为沤和拘舍罗。菩萨要当成萨云若慧，终不中道真际取证。

“复次，须菩提，菩萨欲得观知诸深法处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当作是念：‘一切众生长夜常有我想、人想，有寿命想，有见知想，所念所作皆依是想。’是故菩萨摩诃萨普见众生有是辈想，欲为众生除是念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为说法，行空三昧无相无愿，虽作是行终不中道取罗汉、辟支佛证。须菩提，用是菩萨有是愿故，功德具足故，亦不中道取证，不失四禅，不失四等及四空定，不失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四无所畏、四无礙慧，不失十力及十八法，便得具足诸所有之法，终不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有菩萨为沤和拘舍罗所护持者，具足功德善法转增，诸根通利过于罗汉、辟支佛根。

“复次，须菩提，菩萨常念众生行四颠倒，有常想、有净想、有乐想、有我想，‘当为是辈我当行道，成阿惟三佛时当为说法，为说无常，为说不净、无乐、无我’。菩萨如是意行具足者，是为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悉当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大悲四等、三十七品、无愿三昧，然后乃当坐佛三昧真际取证。菩萨作是念言：‘一切众生常有倚著，常著吾我，著于寿命，著于五阴，著于六衰，著于十八法，著于四禅，著于四空定，著于四等。我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当使众生皆无有是倚著之病。’持是意行以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未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慧、无愿三昧终不中道取证，具足诸愿尔乃取证。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意复念言：‘众生长夜常著想行，或想念男女，有色、无色想。我当勤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令我众生无想著病。’以具足是念，以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十力不具足及四无所畏、佛十八法未具足者终不取证，成诸功德具足无相三昧尔乃取证。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具足是行，不与三界共同行也。须菩提，菩萨行是三十七品，行三十七品已当问言：‘菩萨云何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以空为证以觉真际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亦不证无相无愿，亦不证灭，亦不证所作，亦不证所生，亦不证无所有而念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若有菩萨问诸菩萨，若闻说空，则当念空；若闻无相无愿，当念无相无愿；若闻无所作，当念无所作；闻无所生、无所有，当念无所生、无所有；但当行空三十七品，不行无相，不行无愿，不行无所作，亦不行无所生。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未受记莂，未从诸佛受记莂。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萨亦不作是念，亦不作是行，亦不作是说，亦不作是想，但行阿惟越致菩萨事，但念是事，但行、但说、但想是事。须菩提，当知是菩萨已过诸地，如阿惟越致地，以过阿惟越致地。”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萨为得阿惟越致不？”

佛言：“若有菩萨闻六波罗蜜，若不闻所作行事，如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白佛言：“多有人行佛道者，少有如阿惟越致菩萨所行者。何以故？少有菩萨受阿惟越致慧地记莂。受阿惟越致菩萨莂者，为已远离上诸想著不具足事。是菩萨摩诃萨，诸天、世间人无能及者。”

阿惟越致相品第六十二

佛告须菩提：“菩萨梦中不近罗汉、辟支佛地，亦不近三界，亦不坏三界，亦不起意，视诸法如梦、如响、如幻、如热时焰，视诸法如化而不作证。须菩提，是菩萨摩诃

萨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佛，与若干百千不可计数四辈之众围绕说法，从佛闻法即解中义，所作常不离法，所说不失法则。须菩提，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佛，如来踊在虚空，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变化神通为比丘僧说法，变化使人诣他佛土施作佛事。须菩提，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若见郡县兵起相杀，若有火灾，若见虎狼、师子、毒虫诸恐畏之事忧悲苦恼，若见饥饿，若见丧失父母、兄弟、亲友、知识，梦见是已不恐不怖，于梦觉已便作念言：‘三界所有皆如梦耳。我当精进成阿惟三佛已，当为三界众生说法。’须菩提，是为阿惟越致相。”

佛告须菩提：“一切人尽当云何知是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菩萨若见泥犁、薜荔、禽兽三恶趣中诸勤苦者，当发愿言：‘我当成阿惟三佛时，使我国中无有三恶趣。’何以故？梦中所有及一切诸法，一法无有二。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泥犁中火烧汤煮，觉已念言：‘我于梦中所见形像及其灾变。’若于梦中自见阿惟越致相，便作誓言：‘如我所见，泥犁中火即当灭去。’若火灭汤冷，当知是菩萨以受记莂，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阿惟越致相。若是火焰烧一家至一家，烧一里至一里，或烧一家不烧一家，或烧一里不烧一里，中有为火所烧者，当知被烧家人断法所致，皆是断法余殃。从是以来断法余殃悉毕，是为罪灭福生。是为阿惟越致相。”

佛告须菩提：“今我当说阿惟越致像貌相行：

“若有男子、女人为鬼神所持，是菩萨便作是念：‘过去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审授我莂者，所作愿行清净无秽，不应堕罗汉、辟支佛地，亦无罗汉、辟支佛念，当成阿惟三佛者，亦不成亦不不成。假令诸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觉，诸佛知我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鬼神当去。’若是鬼神不去者，当知是菩萨不从过去诸佛受其记莂。须菩提，若是菩萨为说经已，鬼神即为去，当知是菩萨以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受记莂已。须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离沤和拘舍罗，未行三十七品及三脱门，未逮菩萨位，未得菩萨三昧处，亦不从过去诸佛受莂。是菩萨往至是男子女人所复言：‘我审受莂当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鬼神当去。’鬼神不为去，是菩萨故为说经法不止

者，时魔波旬往至彼所，波旬念言：‘我当令鬼神去。’所以者何？波旬有威神胜是鬼神。时，彼波旬便敕鬼神令去。是菩萨不知波旬令鬼神去，喜言：‘鬼神用我故去。’便自贡高轻蔑余人，语他人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莂已，其余人皆未受莂。’用是贡高轻易人故离萨云然，不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智慧；用是贡高失沤和拘舍罗，便堕二地罗汉、辟支佛地；用至诚誓故便起魔事，远离真知识堕魔罗网。何以故？不行六波罗蜜，不持沤和拘舍罗故。须菩提，当知是菩萨为自作魔事。”

佛告须菩提：“菩萨未行六波罗蜜，未得沤和拘舍罗，未逮菩萨位，以魔事故波旬复来至菩萨所，作异被服，语菩萨言：‘善男子，如来已授卿莂，当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卿父母字某，卿兄弟妹姊字某，卿朋友、知识、亲族字某，卿七世父母字某，卿从某国某县某村落生。’若见菩萨体行和顺：‘卿前世时亦复柔软。’若见才朗，若见行沙门十二法，若见节言，波旬随形语菩萨言：‘卿前世时皆有是行，卿前世时亦行此十二法。’彼菩萨闻魔语说先世事，复自观所作行倍复贡高轻于同学，魔重语言：‘过去如来已授卿莂，如卿所作功德不复转还。’波旬或作比丘形像，或作父母，或作迦罗越形像而来言：‘卿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卿尽有阿惟越致相行具足故。’”

佛告须菩提：“我所说阿惟越致像貌相行，彼菩萨获无是相。当知是菩萨为魔所使，以闻是名誉贡高自可，轻易同学，形笑他人，无所复录，用贡高故，是为魔事。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魔因缘当觉魔事。何以故？是菩萨不行六波罗蜜故，不知魔事如，不知五阴如。彼菩萨用不觉魔事，闻前比丘说其记莂，今复闻是记莂名字，意中欢喜便自念言：‘以是证像，我今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益复贡高轻易他人呼无所知。是菩萨无有阿惟越致相，便远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智，远离真知识，更得恶知识。当知是菩萨终不成就堕二道地，若后久远更诸勤苦生死极远，乃当复得真知识得闻般若波罗蜜，尔乃悔本所著受字，用是悔故乃得罗汉、辟支佛。譬如比丘犯四事禁，现世不能得成四道。须菩提，是彼菩萨其罪重于四事之禁，用受名字著贡高故。置是罪事，其有犯是贡高受字、受伪号者，其罪过于五逆。须菩提，若有名字受想著者，急当护魔觉微因缘。

“复次，须菩提，波旬复往至菩萨所，赞叹远离说其功德：‘如卿所行，佛所称誉，正当如是。’须菩提，如我所说，菩萨远离之法不尔。若在山间树下、独处寂无人中，未必是为远离之法。”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异远离？”

佛告须菩提：“菩萨远离，寂于声闻、辟支佛念，寂于山间树下独处念。须菩提，菩萨如是，是为大远离之法。菩萨如是当昼夜行，是为菩萨寂然远离。若在人间随我寂教者，虽在城傍为与山泽等无有异。

“若受魔教便亡远离，堕于罗汉、辟支佛地，不应般若波罗蜜，不具足萨云然事。作是行念者，非是清净之法，杂糅罗汉、辟支佛意，更反形笑轻易人间清净行者，人间行者亦不杂糅罗汉、辟支佛意反更轻易之，亦复轻易得禅、惟无三昧者，轻易得神通者。菩萨无沤和拘舍罗者，虽在绝旷百俞旬外，亿千万岁禽兽飞鸟所不至处，鬼神盗贼所不至处，虽久在中，不知菩萨远离之法，会无所益。

“受波旬教行远离者，不乐我所教远离也，亦复不能具足远离之法，亦复不在远离法中。何以故？以去是远离法远故。适去是远离法远已，时魔波旬在虚空中叹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为佛之所说，是真远离法。汝行是远离法，可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彼妄远离菩萨得是赞叹已，便欢喜贡高，轻易是真远离者，反诽谤言：‘是为愦乎！’谓为不净愦闹志乱，有不净者反呼为净，不应敬者更敬之，应所敬者更轻慢之，‘何以故？我为诸天及人非人所见劝助恭敬，我所行者真为是行。汝在城傍，谁当来恭敬赞叹汝者？’是人于城傍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于前贡高言：‘诸天来语，我当得道时日数。’

“须菩提，当知是贡高菩萨辈如旃陀罗(此云主杀人、狱卒，又云屠者，正言旃荼罗，此云严忏也)，是辈之人在诸菩萨中为大瑕病，是为倚法像如菩萨，是为天上人中之大贼，亦复是沙门像法之中为大贼，复是善男子、善女人之中大贼。如是辈人不当与共从事，亦不当与相见、坐起、语言、饮食。何以故？是辈之人贡高顽佷故。

“若有菩萨不欲舍萨云然，不欲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庄事欲得求阿惟三佛者，欲救一切众生者，当远离是辈之人，不当与共从事，自修其行莫与往来，常当有厌意，于世间不当受三界之乐，常当慈哀加于众生，当为是辈倒见之人起大悲意，当自念言：‘令我世世莫有是遭非法之事，若有是意疾令灭之。’须菩提，当知是辈菩萨自起神通。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至诚庄事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与真知识从事。”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真知识？”

佛告须菩提：“诸佛世尊是菩萨真知识，诸菩萨摩诃萨亦是菩萨真知识，诸弟子众亦是真知识，当知是为菩萨真知识。真知识者，常为菩萨解说般若波罗蜜分别其事，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真际、法性，是为菩萨真知识也。六波罗蜜者是世

多罗，六波罗蜜者是道，六波罗蜜者是大明，六波罗蜜者是为大炬，六波罗蜜者是大智光明，六波罗蜜者是护，六波罗蜜者是归，六波罗蜜者是父是母，六波罗蜜者是三十七品，六波罗蜜者是萨云然，六波罗蜜者除人诸习绪。何以故？须菩提，三十七品者是过去、当来、今现在十方诸佛之母。何以故？去来今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三十七品中出生故。是故，须菩提，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净佛国土教化众生者，当以四事饶益摄受众生：一者、施，二者、爱，三者、利，四者、同义，以是四恩事益于众生。须菩提，我观是义故说是事，三十七品者则是菩萨摩诃萨父母，则为是舍，是则为护，是则为灯明。须菩提，菩萨不欲随他人教住者，欲断一切众生狐疑者，欲净佛国教化众生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广说菩萨之行，是诸菩萨所应当学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般若波罗蜜相？”

佛言：“般若波罗蜜如虚空相，亦非相，亦不作相。”

须菩提言：“世尊，颇有因缘可知般若波罗蜜相不？以相知诸法不？”

佛言：“如是，须菩提，欲知般若波罗蜜相，如诸法相。何以故？诸法寂故，诸法常净故。以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相，则诸法之相，以空寂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法寂，若诸法空，云何知诸法有著有断？空之寂亦不断亦不著，亦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空寂中亦不有法，于空寂中亦不见得阿惟三佛者。世尊，我等云何当知是义？”

佛告须菩提：“众生长夜著吾我行。”

须菩提言：“尔，世尊，众生长夜著吾我行。”

佛言：“云何为知吾我空寂不？”

须菩提言：“尔，世尊。”

“须菩提，知众生以吾我故久在生死不？”

须菩提言：“尔，世尊，以众生著吾我故，久在世间更受勤苦便知有著。”

“须菩提，无吾、无我、无有受者，亦不久在世间，亦不久受勤苦，亦不著便不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作如是行者，不于五阴行，亦不于三十七品作行，亦不行四无礙慧。何以故？不见有法有可行者，亦不见法当可行者。菩萨如是行者，诸天世人无能动者，无能伏者，罗汉、辟支佛无能及者。何以故？所住处无有能逮故。世尊

，行萨云然菩萨所住无有能及者，菩萨如是疾近萨云然。”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阎浮提众生尽得人道已，皆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承事尽其寿命，持是供养之福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教人具足为说解其中慧，意不远离应萨云然念。乃至三千大千国土众生皆得为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皆教使行十善地，立于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又立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持是功德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宣示他人，具足为说解其中慧，意不远离萨云然念者，出于贤圣之表。何以故？除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唯当有是菩萨摩诃萨。何以故？以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有大慈行故，行般若波罗蜜见诸众生趣死地故便起大悲，以是行故便得大护不与想俱，便得大喜具足四等。

“须菩提，是为菩萨大智之明，大智明者则六波罗蜜是。是善男子、善女人虽未得道，为一切众生作救，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动还，所受供养衣服、饮食、床卧、医药、一切珍宝，以行般若波罗蜜故，必报众生信施之福，疾近萨云然。

“须菩提，若不欲痴妄受人施者，若欲示众生之道径者，若欲解无所有者，若欲度脱牢狱中人者，若欲与一切众生眼者，身所行当应般若波罗蜜，有所语言亦当应般若波罗蜜意。应般若波罗蜜者，他余之意亦不得其便，当作方便昼夜念般若波罗蜜莫有断绝。

“须菩提，譬如士夫曾得摩尼宝，后复得之大欢喜踊跃，后复失之，失是宝已甚大愁忧，忆想是摩尼宝，坐起无忘不离须臾，自念：‘我云何欻亡此大宝？’”

佛告须菩提：“菩萨离于萨云然念，亦如彼人失大珍宝，坐起不忘须臾之间。”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一切诸念无有止处，皆空皆寂？云何菩萨不离萨云然念，亦不从离中，亦不从念中可得菩萨，亦不从萨云然中可得菩萨？”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知诸法自远离，法性常住，道法及如真际常住，非佛所作，亦非罗汉、辟支佛所可作，菩萨知是已终不复离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空寂故，亦不增亦不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罗蜜自空寂者，云何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等成阿惟三佛？”

佛言：“菩萨亦不与般若波罗蜜等，亦不增亦不减，真际亦不增亦不减，法性亦不增亦不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非一，亦非二。若菩萨闻是不怖不难亦不恐畏，当知是菩萨已住于阿惟越致地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念般若波罗蜜空，念般若波罗蜜无所有，为行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颇有离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者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空可行空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五阴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六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乃至四无礙慧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五阴之空如及尔法、法性、四无礙慧空，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是诸法不行般若波罗蜜耶？若不行是法，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颇见有法行般若波罗蜜者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

“颇见般若波罗蜜菩萨有可行者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

“于须菩提意云何？汝所不见法为可得不？”

“不也，世尊。”

佛言：“不可得法为有生灭不？”

“不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如菩萨无所从生法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荼亦复如是。若菩萨学承用如来四无所畏、四无礙慧，习行是法，终不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慧、萨云然慧、摩诃衍慧。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得无所从生法忍，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耗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从诸法无所生中，授诸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荼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从所生法中授诸菩萨荼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亦不从无所从生法授菩萨荼，亦不从有所生中授菩萨荼，如是云何授诸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荼？”

佛告须菩提：“颇见法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荼者不？”

须菩提言：“世尊，我亦不见法有授记荼者，我亦不见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见当得者，亦不见已得者。”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诸法无所得，菩萨亦不念言‘有阿惟三佛’，亦不念言‘我当得阿惟三佛’。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分别，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分别故。”